



悔戰的戰

行印館書印幼慈

三之書叢年青

悔 懺 的 我

著 第 彌 韋

譯 慈 青 鄧

版 出 館 書 印 幼 慈

Pro Societate Salesiana

Sac. C. BRAGA, S. S.

Macau, 16-IV-1947

Nihil Obstat

Sac. ROCHUS LUI

Macau, 2-V-1947

准望若羅 教主門澳

Imprimatur

✠ JOÃO DE DEUS

Bispo de Macau

Macau, 2-V-1947

敬獻此書以作胡子義、袁錦棠、
鄧青慈、劉培生四位慈幼會會士
晉鐸及獻首祭之紀念。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廿五、六日

譯者鄧青慈謹識

澳門慈幼會多明我備修院

目次

原序	九
譯者的話	一一
一 小英雄	一五
二 小理想家	一八
三 賽馬	二一
四 父母的淚	二四
五 入學寄宿	二六
六 小凌辱	三〇
七 聖召萌芽	三三
八 理想	三七
九 假期來了	三九
十 第一次風波	三九

十一	啊！母親！母親！	四二
十二	她的愛情太強梁了！	四三
十三	幾件俏皮事	四七
十四	劇中主角	五二
十五	猝死	五四
十六	在死亡的緣邊	五五
十七	死裏逃生	五八
十八	大問題的解決	六〇
十九	畢業後的計劃	六五
二十	又來一陣風雲	六六
二十一	媽媽你太殘忍了	六八
二十二	在狂瀾中	六九
二十三	在修院中	七一
二十四	穿會衣	七四
二十五	愛的偉力	七五

二十六	父親死了.....	七八
二十七	出殯.....	八二
二十八	在五里霧中.....	八二
二十九	回到巴塞羅納後.....	八七
三十	雷雨重逢.....	八七
三十一	別墅的一瞥.....	八九
三十二	良心責斥.....	九二
三十三	我要安慰母親！.....	九四
三十四	我不遠離你了！.....	九六
三十五	幻覺.....	九七
三十六	浪子.....	九九
三十七	犯了滔天大罪.....	一〇一
三十八	妹妹的說話.....	一〇三
三十九	俠客.....	一〇五

四十	同學的信	一〇八
四十一	慘劇	一一一
四十二	被押到監獄去	一一三
四十三	太遲了	一一四
四十四	只有他來安慰我	一一七
四十五	重獲自由	一二〇
四十六	出獄後	一二五
四十七	一個暗示	一二六
四十八	一個偉人的駕臨	一二六
四十九	求見偉人	一三〇
五十	聖人的安慰	一三一
五十一	一切都過去了	一三四
五十二	遺囑	一三五
五十三	最後	一三七

原序

讀了這簡賅動人的故事之後，或許有人以爲是我還空捏造出來的。但誰若愛聖召過，爲它受苦過而且犧牲過，就不會懷疑故事的真實性。

實踐對活的人所許的事，是高尙可嘉的；對死者却更是神聖偉大的。

這是一位朋友的日記，他在病重垂危的時候把它交给了我。熱心純潔的靈魂，你安息吧！我要敬吻而且小心保護你這遺物。

其中有些事蹟是較神奇的，似乎叫人不易入信，我本來想將它刪掉，但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終於把它保存下來。因爲我知道：雖然不是一總的人都相信靈蹟，……可是這對於有真信仰的人却會收得奇效；他們藉此可以啓發信主，望主，愛主的熱心，而較容易獲得天主的垂顧；獲得祂聖寵的助佑，光照，默示和引導。

爲了使人們普遍地多認識這部偉大的金書，所以我成全了故友恩力的願望，把他的日記編彙印行。

這些日記對於那些要爲信德而戰爭的人乃是一章不可不讀的兵書；因爲他們要和一切的環境作戰，有時也要同自己所愛的人作戰。——呵，被塵俗的愛情弄瞎了眼睛的父母啊！慷慨，犧牲！這是你們的兒子所渴求的。爲什麼天主所指定的道路會驚嚇你們呢？

我就是可憐的恩力的見證。現在死者的小妹子伴着極憂苦的母親，在天主的平安中渡着她們的餘日。大妹子類珠，入了聖味增爵所創立的仁愛會，獻身於愛德的工作，把自己的貞德保藏於聖的界園中，不斷地爲她哥哥的靈魂祈禱，使之早獲安息。

同時我在祭台脚下，在我小房子的幽默中，在愛德的烈燄裏，爲那些受苦的人求安慰，爲那些在超性戰場上奮鬥的人求勝利。

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有一個高尚神聖的目標，和到達這目標的志願，他們的志願大多也是堅決果敢的；但世人實在能到達其目標而遂其志願的究有幾人呢？哎，可傷可嘆，這個數目微乎其微，小得令到有志者絕氣，無志者更不敢翹望前程。

人們之所以如此失敗，原因是在那裏呢？我不敢下決語去武斷，但我以為，而且也深信：人們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大原因，是因為缺少「勇氣」。古人說：「人而無勇，不可以為人」。真的，一個無勇氣的人，即使他有金似的目標，鐵般的志願，若一遇着打擊艱難，就腰酸告退，貼耳降服，怎可以到達其目標，遂其志願呢？！換句話說，即怎可以做人呢？！

這樣的人，失敗以後，普通就是怨天尤人，說自己的氣數不佳，環境惡劣；把失敗的罪尤完全歸到他人身上，自己一點也不肯負責。哼，這真是太詭賴，太自信，太傲慢了！

失敗之後，勢必愈放愈下，而墜到罪惡的最深處，使人們爲之悲嘆無窮。但我們不必奇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是勢所必然的。

最可惜的，就是有些受騙的青年，以爲自己是正向着目標大踏步地邁進，誰不知却是以最高速度背着目標奔墜；待至跌到焦頭爛額，甚至無可挽救的時候，才醒悟過來，痛悔前非，然而到了這時已是「悔之晚矣」！可惜！可惜！

「我的懺悔」這本書的主人翁恩力就是一位缺少「勇氣」，而失了目標，喪了志願的青年。他的目標本來是高尚純正的，志願本來是堅決果敢的；初期奔投目標的時候，果然也「勇氣」十足，勝過了好幾重的難關，而卒之能走上他目標的正路。但是可惜，剛開始在正路上邁進的時候，就一交絆倒了；這一絆非同小可，落在一個無底的深坑裏，愈墜愈深，不知其結果將怎樣；可幸在絕望中摸得了一條救命的繩子。這救命的繩子就是他的摯友嘉森·德杰志。

他痛恨自己不幸的墮落，同時他的愛德博大，不願在他後來的青年也遭這厄運，所以本著這高尚的宗旨，博愛的精神，把自己痛苦的生命史和墮落的原因刻劃出來，以作後起的青年借鏡。

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位西班牙青年的自述。言詞簡賅，事實真確，不鋪張，不過份，每一個字句都是他生命的寫照。

一位墮落的青年看了它，可以有所借鏡，悔改前非，回歸正路。一位幸福的青年看了它，可以知所應為，戰勝諸般艱難，而獲取他的目標，為人父母的看了它，可以知道應如何指導兒女投奔自己的目標，兼設法為之排除諸般的阻礙，尤其是知道自己做父母的不該阻撓或為之豎立障礙物。

噯，說到父母，譯者願代替本書的主人翁恩力辦白一下：恩力在正路上，所以一仆不起的最大主因，歸根到底，還是他母親的咎尤，她本着一片肉情的愛去阻撓兒子追求自己神聖純潔的目標。把一個天真幸福，目標高尚，志願堅決，勇氣十足的兒子變成一個罪惡貫盈，為害家庭與社會的墮落份子。哎，她後日的淚與苦是誰給與的呢？豈不是自作自受，自己招來的嗎？倘若當年不阻撓自己兒子的目標，倘若當年能勸助他，

而使他的目標到達成功的話，今日必定是一位司鐸的母親，一位上主使臣的母親；是多麼的榮幸，多麼的快慰！那裏會有這非人的痛苦與悲淚呢！唉！可憐一位爲私愛所騙的母親造出來的罪孽是比天還要大，比整個的宇宙還要重！希望，萬分希望：將來的母親看了這本書的主人翁的母親的糊塗以後，不會再犯上這類似的罪孽！相反，望希她們協助自己的兒女去追求高尚神聖的目標，鼓勵兒女要有堅決的志願，十足的勇氣，以完成上主所賜與的使命。這才是家庭的幸福，人類的真倫理。也就是這本書主人翁自述和譯者翻譯的誠意。望讀者哂納！

一九四六年是譯者和數位同學最可紀念，最不會忘懷的一年，是他們嘗鐸的一年，是他們目標到達，志願成功的一年；成功是人生最榮幸，最快慰的事！所以譯者敬獻本書，以作留念。

這本書多蒙蒙殷士先生妥爲校訂，白德美出版社報效印刷，并設計封面。譯者謹此誌謝！

澳門 慈幼會會士鄧青慈識。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五日

一 小英雄

西班牙是我的祖國。我父親經營商業，終日勞碌；母親出自義大利的望族，配着一位慷慨豪俠的藏書家。天資聰睿的丈夫，真是一對難得的夫婦。我年方六歲的時候，母親多次說起，我是一個性情乖張的小侏皮，屢次使她傷心難過；雖然我當時年紀還小，却也懂得她話裏的本意，我的確是性情乖張，不能忍住半點逆意的事，願意衆人都絕對服從我，做我的聽差。我每次和兩個妹妹遊玩，總是爲時不久的，因爲好容易就會發生口角爭執，甚至惹得她們大哭不止，可憐的母親爲這些事也不知洒過多少的淚了。我一見她們哭，就裝模作樣跪在地上求寬恕，勸她們不要做聲，別讓母親知道；我之所以這樣，并不是怕受責罰，而是因爲我很愛母親，不忍見她受苦。

她常受到我們的吵鬧聲的囉唆；但却毫不厭煩地來追究我們一切事情的原委，而且凡事都要知道，絕對不容許我們瞞她。我每天至少要十多次跪在她跟前求寬恕，表示懺悔；但一得到她的親吻以後，又復侷皮如初，沒有什麼能控制住我的活潑性子。我多次騎着竹馬，穿着軍服，揮着木劍，戴着紙盔，在屋內橫衝直撞，以致毀壞了不少的傢具。

一天我照常騎着竹馬衝進廳內，一入門，見對壁上，有一幅繪着兩軍對壘的油畫；圖中的兵士騎着戰馬，揮着刀劍，好像向我衝殺。我於是幻想着自己就是無敵大將軍把現月龍駒好個竹馬，刺腹加鞭，衝前數步

；大喝一聲：「你們這般無名小卒，竟敢來侵犯本將軍」？只見他們一言不發：好像仍舊衝過來，這可把我氣得火冒，跑跳如雷，於是揮劍策馬衝上去與他們交鋒，我那時真如一位無敵英雄，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殺得他們落花流水，我正在殺得性起，意氣自豪的時候，忽然好像給一把無形的武器，把我的寶劍夾得不能動彈；定睛一看，原來是我把整幅油畫撕得七零八落，木劍恰巧夾在破了的木樁上。哎，可憐，我竟毀壞了一幅價值巨萬的名畫了。

父親發覺之後，怒氣沖沖，險些不會將我生吞了；他罰我吃素三天，饕餮麵飽清水；雖然經了我哀求懺悔，也不能搖動他的決心。他見壞了這價值巨萬的祖傳名畫，難過至極，我雖是不曉得這圖畫的價值，但見父親如此傷心，鬱鬱不樂，也覺得痛苦非常，後悔不已。

在廳堂後面有一間小房子，裏面黑暗無光，是用來放什物的，那裏是我小時誠懇禱告的場所，在牆壁上掛着一幅聖像，是我初次輔祭時，一位熱心司鐸贈與的。像上畫着聖家避難埃及的事蹟。

我每當憂苦或良心譴責的時候，常避去衆人，躲在那裏，跪在聖像前，誠切地祈禱。有時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麼彌天大罪，於是熱淚交流，比平常更誠切求小耶穌寬恕。

那天，我處殺了油畫中的兵馬之後，跪伏在聖像前，足足有兩個鐘頭。當時年僅七歲，真不知道從那裏找來這麼多的說話，向天主訴說。

我當時造了很多的空中樓閣，立了許多理想的志向，母親會對我說過，聖熱羅尼莫會隱居深山野外，做驚人的補贖，用石頭搥自己的胸膛。我自付道：

「既然我犯了這種令父母難過的大罪，可做什麼來補償呢？不如在黑夜裏，偷偷遠遁山中，匿在石洞裏，像聖人一般，做補贖吧」。

這就是我日後棄家修道的一個雛形意識……

已是萬籟俱寂的深夜了；父親想催我去睡，到處尋覓，都是無影無蹤，找不着我的去向。

忽然好像得了靈感似的，他手握着一盞小燈，來到廂房內，見我端莊地跪在聖像前，流着懺悔的苦淚。「可憐的孩子」！正當我羞慚無地，誠心懺悔的時候，他眼眶含着珠淚，太息着說。於是俯下身來，把我抱在懷中，熱切地吻我的額頭道：

「愿力，將來你要做父親的安慰，不是真的嗎？你放心吧！我已完全寬恕你今日所爲，不要再哭了，平安地去睡覺吧」！

我聽命跟着走，被他慈祥的說話打動了，在被窩內繼續嗚咽着。

雖然這次的事使我一連幾天留心檢點，不敢放肆，但不久之後，又重演了一套叫父母不喜歡的把戲。

一天，和妹妹們同做「鬥牛」的遊戲，——這是西班牙兒童最喜歡的遊戲，——我頭上戴着一個紙做的牛頭，東衝西突，假意要去碰妹妹；一個不留神，把壁上的大時鐘撞倒；「勺」的一聲，一座精美的時鐘登時破了。

這嗚砲似的撞聲，震動全屋，隔壁房裏的衆人都跑來探看究竟，父親入來，好像睛空一個霹靂，把我嚇得冷了半截，一時呆若木鷄，竟然忘了把頭上的牛頭擲去，以致給衆人笑話，但父親不發一言，給我吃了一

下耳光，隨手把牛頭打翻在地。

這些類似的頑皮把戲，在我童年的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

二 小理想家

年紀大了一點，我最喜歡交結那些與我年歲相仿的兒童；和他們共同遊戲，共同快樂。

在我們樓上居住的彭果智伯爵是一位仁德的君子，他的家庭是美滿而聖善的，伯爵有三個活潑，俊秀的兒子；他們和我臭味相投，大家的年齡又差不多；那排行第二的烏柏只比我小一個月。

他們日間常下樓來和我嬉戲，母親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們生性都比我安靜，有理智。我們平常聚集在一個大廳內，作種種的遊戲；有時用椅子來充作臨時的馬車，大家坐在上頭做搭客，我和烏柏却坐在前頭的一個小木箱內，驅使木頭的雄馬向前跑，當然車和馬都是一日千里，而常在本位的；這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照理想隨時到達所向的目的地。

烏柏和我一到達目的地，即時先行跳下來，請少爺，小姐們伴着他們的小洋娃娃落車，旋即請他們進入另一個廂房去，進上糖果點心，我常願做提壺斟茶的堂倌。

有時我們乘着這自製的馬車到聖堂去。所謂聖堂，就是廳內的一個角落，臨時構造了一座講道台。我神氣十足的登上去，提高嗓子，朗聲宣講，勸聽衆要齋戒沐浴，多行佈施，所佈施的錢，總是用來充漲宣道者

的錢包，它要用作贖化大罪人的經費；同時我也是管堂，輔祭，司鐸，主教，換句話說，我就是各神職界臨時的代表。

有時我們也乘着這馬車去戲院，當然這戲院又是廳內的另一個角落；即景生情的，編出我們臨時要做的戲劇，材料老是仙話，妖魔或是武士，強盜的奇情。

每當劇情做到緊張的時候，我便需要一些新的助手；所以有時開幕不到五分鐘，觀眾已一變而爲演員了。我還不時隨着需要，化裝各種角色；在戲台上我可說是一位萬能的伶星。

總而言之，劇中的主角，做來做去，總是我一個人，在閉幕後，我換了便服，跑到幕前，兩手插在褲袋裏，得意洋洋的晒受觀眾的喝彩與鼓掌。

但是忽來一日，母親禁止我們演戲了，因爲我偷偷地拿她的最美麗，最珍貴的絲織衣裳，絨帽子等……來扮裝。而且也因爲有時我扮演殺人兇手，以致慌嚇得妹妹們生起病來，我於是逼得要把自己最愛好的戲劇生活，拋諸九霄雲外。想來真是我的一件憾事。

以後，我的嗜好一改而爲騎馬和學武功。因此父母曾以預言的口吻說，我將來或許會變成一位英勇的領袖，喧赫一代的將軍！我聽了他們的說話，真樂得心花怒放，自忖在義大利有兩位舅父做着軍官；深信自己有一日跟他們一樣，掛着武裝帶，佩着指揮刀，也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武器和馬就是我的理想，我的人生。若聽見街上有馬蹄的響聲，我立即不顧一切，爬到窗欄去；假如來的是一位騎士的話，我就肉跳皮癢，恨不能同他一道，騎馬跑跑；我尤其是恨自己沒有盔甲，寶劍來佩帶，

好得呈奇顯能，出出風頭。

我十二歲時，就知道軍隊裏的行政，組織，並認識各種武器的構造和用法。關於馬匹方面更擅于辨別牠們的種類和功能。一看就可辨出是阿刺伯馬或蒙古馬。在城市裏，父親不准我到他的馬廐去，那裏有兩匹很精壯的蒙古馬，和一對用來運貨的阿刺伯馬，夏天到了，我們在別墅避暑的時候，我就比較容易逃過母親和教師的線視，去試試我的理想。

我屢次跑到別墅後面的馬廐裏，和伯祿馬夫作長時間的談話，他極之愛我，常對我談論騎馬和駕車的事。當他引馬去食草飲水的時候，我總是要坐在馬背上；若是沒有第三者在，他總不肯却我的意的。

騎在馬背上，我宛然就是草場上的一位無敵將軍，真有橫跨東西兩半球的氣概，只可惜我仍未能有自由的機會，去幹此驚天動地的事。

我既是提過我的教師，在此就順帶把他給大家介紹下。我在一位熱心的老司鐸指導之下，已把全部小學的課程修完了；他不但用心栽培我的學業，更關心致力於我道德的修養。但當我要踏入中學階段的時候，父親卻想另找一個人來照顧指導我。

徵得母親的同意，我投在一位義大利人畢力加的門下。他是年紀不過二十五歲的好少年，稟性寬宏忠厚，對於宗教的信心很大，很堅固，是一所公教報館裏的中堅人物。

在這位著名的少年教師指導之下，我專心攻讀了兩年，在德行，學問上都獲得斐然的成績。

三 賽馬

同居的小知已在學業上和我一同上進，不過他們的父親不大注意他們的作業，只願供他們享受世界的繁華；而我父親的意見恰巧相反，我每日見他們去學騎射賽跑的技術，自己却受着父親的嚴命，屈居家裏，心中難免又嫉妬又羨慕他們。

一個嗜好騎馬和武藝的我，怎能戰勝這種嫉妬的誘惑呢？當我和伯爵的兒子跟着他們的教師去散步時，便懇切求他們引我到騎術教練所去看看。一次我果然得着機會入去聽講和演習，心裏的快活，真是無言可喻。我記得當時騎着一隻名叫「鷹頭」的雄馬，在草場上奔馳，格外覺得威武，宛然自己就是拿破倫。從此以後，我每日散步的時間，全消磨於跑馬一事上，但家中却沒有一個人知道我這種違命的活動。

經過幾次嘗試之後，我便學得了一切騎馬所應有的技能和知識，慢步，快跑，跳坑，跳欄等都有相當的成績。

朋友們已學有所成，很想作一度長途的騎馬旅行；我當然願跟他們同去，但又怕會露出馬脚，被父母知道我的勾當。故此只有苦忍着不參加了。他們回來時把旅行的成績告訴我，這更使我嫉妬得難過。

「你們真有福，能盡情快樂，爲所欲爲」。我向他們太息。

愛理，那三兄弟中最年長的，很愛我，見我憂感不安，自己也覺得難受。

在學業上我確實比從前頹廢了，也失去從前的愉快，而漸趨於沉默；母親發覺我的改變，憂心不已。

一天吃飯的時候，她把這事說給父親知道，我乘此良機，放聲哭了一場，一壁哭，一壁說：「若父親准我同朋友去騎馬，那麼我必定加功勤讀」。父親聽了我這破格的要求，板起面孔，說自己不願再聽我這些糊塗話。他從來沒有這樣嚴厲堅決說話過。對於他這種決斷的推却，我真是莫名其妙。

愛理是我投契的朋友，所以我常向他訴苦，他真可以算得是我一切憂苦的匯集所；他雖是千方百計來慰藉我，但我始終不能釋然於懷。

一日他滿臉笑容，走入我的房間，告訴明天本區舉行賽馬大會，賽勝的有獎，比賽地點就在臨近的一個村莊。我聽說之下，心內起了很大的衝突。

「親愛的愛理，要是你愛我的話，那麼請設法使我也能參加吧！」我吞吐地說。

「朋友，這正是我的來意，我已把馬鞭，刺馬輪帶來了」。說時，從口袋內拿出來。我呆了半晌。

「親愛的愛理，這些東西於我有什麼用呢？」我說。

「有什麼用？！明天八點鐘，你不必去上學，跟我們同去賽馬；在我們的教練所出發；預祝我們勝利，明天再見！」說完就匆匆走了。

我一時猶豫不決，不知怎樣做好，自忖道：

「幹嗎！明天要因着我的緣故，使家中鬧出驚人的事？噫！我要假裝因着怕父親的責罰而逃走。這樣一

面可以乘機表演我的技能，一面亦可以避免父親的怒火」。

主意一定，便把心橫起來了，翌日七時半，畢力加教師正在等我上去上課；而我故意遲遲不到，他叫大妹類珠來催促我。

「你去給老師說，我今天不願意聽他單調，乏味的講解」——我給大妹子回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凌辱傲慢的話。一說完，便拿起帽子，一溜烟逃走了。

當時有二十多個少年等候着。我剛到場，銀笛便響了，各人上馬加鞭，驅着坐騎，飛跑奔騰，好不威風！比賽的結果，我得了第一名獎！一時大家喝彩歡呼，稱我爲「小馬王」。

這次一方面固然使我自傲自豪，但另一方面却使我鬱鬱不樂，因爲父親將來必會知道事情的底細。當時我雖受良心譴責，後悔自己這樣違犯父親的命令，但面上却勉強裝着愉快的表情。

大家歡宴之後，重整行裝，回到城中去。峯回路轉，我一見了城牆，和人家屋頂上的烟突，良心的譴責和驚怕，更是厲害了，自想這次必需遠離家鄉，逃到曠野去，以避免一切了。

重回原處以後，我下了馬，慢慢地挪步回家，在一條街的轉角處，遇見父親的一個伙計。這宛如晴天一個霹靂，把我嚇得手軟腳麻；本來想馬上迴避他的視線；但可惜已來不及了。

「恩力，你何以這樣硬着心腸使父母憂心呢？你父親差我們到城內各處去找你。你母親現在還在親友間探訪你呢！呵，你來，快些來吧！你父親說已完全寬免你了，現在正伸開兩手等候着你，你快來，同我一齊回家去吧！」——他和藹地說。

我即時就明白自己的巧計奏效了，到底還假裝害羞，好像一個罪犯似的被領到父母跟前，可憐的他們跑來接我。母親緊緊抱着我哭道：

「你爲什麼這樣硬心，爲着少許的事，就要逃到遠處去呢？」

父親說：「恩力，你錯了，你怎能如此忍心，使你父親難過！這次我寬免你，但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你要到畢力加老師跟前認錯，求他寬恕你今早失敬的罪」。

我當時面紅耳赤，羞慚無地，去見老師，跪在他跟前。他微笑地說我的行爲是太過輕浮，以後千萬不要再鬧出同樣的事。我哭了，但不是哭我的冒昧，而是因爲見到全家的人都受我欺騙而悲傷。

四 父母的淚

到底我對於騎馬的嗜好，還沒有絕根，自信也是不能戒除的；良心的譴責，過了一些時候，便被拋到腦後了；我千方百計，設法去參加第二次的比賽，這比賽將於下週星期四舉行。那天早上，我等父親一出了門，就乘機趕去參加。正當朋友們騎馬在兵營前的廣場經過時，忽然聽見一個強而有力的聲音，把我嚇得直冒冷汗。

「恩力，快下馬來！」回頭一看，父親已站在我身邊了。

當時我真已不得地面裂開，把我乾脆的吃掉！他把馬韁抓住，我只好從馬背慢慢下來。

我兩眼垂下，不敢仰視他的面孔，全身發抖。他把馬交回那領隊的技師，拉着我的手臂，回家去。在路上，他半句話也不說；回到家，就把我關在房內，兩手插在腰間，很嚴厲地說：

「你是這樣來報答父親的愛嗎？今天我正是憂鬱得要死，你還要火上加油，難道你要活將我氣死嗎？沒良心的東西！」

說完就倒跌在一把椅子上，嗚咽地啜泣起來。

「爸爸，可愛的爸爸！寬恕我，請原諒我！我認錯了。從今以後，不敢再這樣使你傷心了。我將來要時時安慰你，以賠補我今天和往日的過失」。

但不久之後，來了一個更痛苦的日子。

父親叫我到自己的房裏。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兩眼下垂，沒精打彩的像有一件很傷心的事，刺激他的心靈。

「爸爸！你的臉孔很蒼白哩！」我剛進入房內便叫道。

同時我聽到隔壁房內有人抽噎的悲哭。那是我的母親哩！一時我覺得整個心捲縮起來，呆立不動，屋內的空氣被一層愁雲籠罩着。

可憐的父親用着抖震的口吻說：

「親愛的恩力，我心中早有着一種劇烈的戰爭，但現在已經決定了。你媽媽須要照顧家務，我要到外教去謀生；以後我們再不能直接來管教你了，相信送你到學校去過幾年寄宿的生活，是沒有什麼不對的，我們

不久就要起程到義大利去；在那裏我因着職業的關係，需要逗留幾年的工夫，同時你亦可乘機專務學業。我和我的媽媽都是殷勤熱心，盡本份的人；恩力，盼望你能跟着我們的表樣，喜歡聽命，不要辜負我們爲你而犧牲的苦心」。

他說到這裏，嗚咽起來，不能繼續說了；呆立着的我忽被母親緊抱在懷中，她涕泣得特別厲害，號咷大哭，好像一個女孩子失了可愛的洋娃娃一樣。啊，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

一個月之後，我已經到義大利，在學校中過活了。

五 入 學 寄 宿

「可愛的孩子，你不必擔憂，這裏離開城市，并不十分遠，每次你願意的話，都可以看見你的父母。而且，將來假使你不喜歡住在這裏，我可以馬上通知你的父親，叫人來帶你回去」。那位慈祥的校長用安慰的口吻對我說。

他後來轉身向我父親說：「可愛的先生，這可不必見怪，不必擔憂，差不多一總初次入學的孩子都是這個樣子的：哭喊，愁悶，想家，思親。這是初次出外的人的常情，但不到一個月之後，即使要趕他，他也不願意走哩。因爲他的心不久就會被師長同學的愛情吸引住」。

「盼望我兒能體貼家庭和師長們的苦心，專心致力於道德學問」。父親充滿着希望說：「深望校長多費

精神，栽培他，他是我們的獨子」！這樣說着把手帕揩了揩眼睛，接着又說：

「是的，他是我們的獨子，是我們的希望，是我們的安慰。他心志豪爽，富有美善的情感；好容易因着一些針細的事而傷心；性子是活潑的，但同時也容易管教；他曾受過公教的良好教育。

「可愛的恩力，你不要哭了，寬心吧！這位慈祥的校長，要做你的第二位父親。我們每星期來見你一次；你需要什麼，只要開口，我們必會替你置備；你要給我們寫信，愈多愈好」。

他本來想用那些說話來安慰我，誰知道反加增了我的悲傷。我緊抱着父親的頸項，想對他訴說很多很多的事！但苦淚阻止了我的說話。他把我緊抱在懷中，淚水拋珠滾玉似的流着。後來把我的手從頸項卸下，凝視我一會兒，在我額上熱烈的吻了一下，就匆匆走了。我本來想跟他去，但是校長毫不謙情地把我拉住。

校舍是一月巍峨的大建築物，屹立在一座雅緻的小丘上；風景妙絕，可以鳥瞰很遠的地方。

校舍的內部，有一條又長又高的走廊，跨在兩塊遊藝場的中間；在走廊的盡頭有一個花園，園內有長的甬道，兩傍古木參天，綠蔭徧地。

校長領我到樓房的最高層去，那是一間廣大的宿舍，光線空氣，非常之充足。他把一張床指給我看，說道是我的床。

「你喜歡嗎」？年老的校長問。

「是的！」我滿不在乎地答他。

啊，在家裏我的寢室是多麼的精緻呀！緋紅色的窗簾子，用烏木製造鑲着象牙的桌子，椅子，櫃檯等，

全是貴重的東西！啊，那金色的鳥籠，和活潑善鳴的小鳥，我多麼愛它們呀！每天清早，它們用悅耳的聲音問候我，祝我早安。啊，這是多麼寫意呀！

他還領我到膳堂，課室，自修室去看看。呵，這一切於我都是新奇的。

自從離別父親以後，什麼也不能安慰我；陌生的環境，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我又怎能得着安慰呢？

晚上，我到花園去，避開衆人，獨個兒坐在一株樹下飲泣。待至疲倦，就熟睡起來。呵，媽媽！我彷彿看見她，她比我哭泣得更厲害；我們整個家庭都被愁雲淚雨籠罩着。巴不得我能口吻他們，再踏進我的寢室

……

「喂，朋友，醒來，跟你的同學去睡覺吧；來！我陪你一同去」。

我突然驚醒過來，跟着盛道校役走。

一道悲慘的月光，把樹影靜靜地印在地上。夜靜星稀，萬籟無聲，我偷偷地作了一個十字聖號，誠懇地作我的晚禱。

我的床是靠近宿舍的入口；因此所有的同學都從我床緣經過。我聽到有些同學說：「可憐的孩子」！有些說「夜安」！但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向我嘲笑，高聲說道：「媽媽：媽媽」！

一定，這個沒頭腦的東西，當我在花園睡着的時候，聽到我的夢語；所以現在來嘲笑我。我聽了之後，心中覺得非常難過，坐在床緣又是嗚咽起來，只有盛道能安慰我，使我入睡。

默靜的鐘聲響了，忽然從我的隣床流過來低低的叫喚：

「夜安！恩力！」

「你是誰呢？」我即時坐起來問他。

「我是嘉祿·德杰志」。

「啊，你一定是好的！我要寫信給媽媽，說你是好的。夜安，嘉祿！」

「恩力，明天再會！我很喜歡你睡在我的傍邊」。

「啊，嘉祿，我尤其是喜歡呢！我心內的痛苦已是減輕了；因為我覺得你將要做我的安慰者。再見！」

「明天再見！」

在學校裏第一次醒來，是多麼令人悵惘呀！翹首四望，空氣還是沉靜着，沒有一些響動。但不久之後，晨鐘一響，衆人都一齊起來，各自整理梳洗。

呵，我的生活，已轉入學校的階段！早晨不是媽媽來叫我起身；也沒有彼華拿香甜的咖啡來給我喝。

「恩力！」我聽見有人和藹地叫我。

「啊，嘉祿！」我和他握手，看他他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但體格生得魁梧高大，態度文雅，雙眼烏黑，放出兩道和藹可親的光芒；黑髮略起波紋，一副潔白的牙齒，像是編貝。他是善良樸素，英勇大方的。我覺得自己需要和他交好。

半小時之後。我們大家聚集在聖堂內；異口同聲地祈禱，同時有一位司鐸在祭台上舉行祭禮，領聖體以前，同學們唱了一首聖母歌，那歌詞大大感動我的心。

我的確被這首歌感動了；掩着面孔，重新哭了一場。

「是的！聖瑪利亞！」我想道：「你現在應該做我的母親，因為我的生身母親在遠處。請你叫嘉祿做我第一位的好朋友；使我能信託他，將內心的苦痛向他訴說」。

我作了一片時熱切的新禱，覺得真的同聖母瑪利亞說話，似乎她就是我惟一的慈母。

出聖堂後，我覺得充滿着安慰，在自修室裏，管理員指給我一個座位。我即時向管理員討了一張信紙，坐下來給母親寫信。我剛剛寫了「親愛的媽媽」五個字之後，就不能再寫下去了；兩肘靠在檯上，掩着面孔，又是涕泣起來。

六 小 凌 辱

不久之後，正如校長所預言的，我已習慣這第二階段的生活了。我雖然還是孩子，但也感到入這階段的隆重；所以設法現出自己的大無畏精神，和這新的環境掙扎，以免遺笑他人。

果然，我考入初中二年級後，第一週的成績已是名列第二。

于是有些同學開始器重我了，而我也自信是一個有福而幸運的人，寫了一封信給父親報告近況和學業的成績，并請他寄些玩具和一條羊毛圍巾給我。

一天，我意外地接着兩封信，一封是父親的，另一封是母親的。在父親的信中，有一段特別使我感到意

味深長：

「始而能善，已得工作的一半」，你就是這等人中的一個。——學校對你已是一個樂園了。——你須知道，我們之所以要你入學校，完全是爲你的好處。

你要兢兢自守，忠誠樸實；「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你謹記着吧！是則是，非則非，不應虛僞好詐。以免自害人」。

他接着又說，將要替我置辦所需的。不過關於圍巾一項，他不贊成，說一個男孩子不應過於嬌縱自己的身體。他說得有理，一個準備負鎗從戎的青年，怎可跟着柔弱的女孩子一般，只圖打扮求美呢！

信內還說：「當我在校讀書時，二百多個同學沒有一個用圍巾的，我們的療養室常是空空如也，沒有半個病人。那位年老的看護婦，嘉美露整個冬季，常在藏衣室內給我們補衣服，襪子，假使有些俏皮子弟，害上了胃口不開，到療養室求治的話，校醫博羅，以其經驗良方，很快就把他們治好。他治病的藥方，總是餐餐開水和一點兒麵包，然而却能收指日痊愈之效」。

但是可憐！我母親的信，却使我的痛苦加增了好幾倍。自從我離別之後，她常是鬱鬱不樂，飲食不安。家內少了我的，就像變成了一個荒塚，沒有半點生氣，我若不早些回去，她必要憂感成病，在信內，她附帶把我妹妹的照相和幾張聖像寄來給我。

這一切只徒增加我的苦衷和懷念家人的情緒吧，使我起了一個逃學的念頭。可憐的母親！你的愛情對我真像磁之於鐵呢！

我哀苦地哭了一場，一直哭到挨晚。晚禱後，衆人一同上宿舍去睡覺。那個沒頭腦的俏皮貨「大月光」，見我兩眼紅腫，又來揶揄我：

「啊，媽媽！媽媽！」他拿着我的毡子，假意給我揩淚；隨後把它拖着走。

有些同學吃吃大笑，贊成他的行動。我當時覺得全身的血都湧到頭頂來，恨不得給他一點顏色。

我向他猛撲過去，但是他比我力大，用勁一推，把我推倒床上。

在管理員未來到以前，嘉祿先行干涉。他態度安祥地，用力執着俏皮貨的手臂，鄭重地說：

「你好沒道理，這樣欺凌新來的同學；當心，你若再難爲恩力，我就把你打個痛快。恩力，你是寬洪大量的，寬免他吧！」

我站起身來的時候，那個「大月光」趕忙的逃了。

「啊，我的朋友嘉祿，多謝，十分多謝你！」我非常之感激他。

他和藹地向我笑了笑。

在最後一次的測驗，我竟獲得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因此大得了同學們的器重，和愛慕。恰巧這時候，從家中寄來了一個木箱，裏面有衣服和其他可用來結交朋友的物品；這些物品多而且美，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箱內還附着一封父親的信，他說把這些東西寄來給我，以作跟同學聯歡之用。父親每次給我的信，我都珍貴地保存好。因爲是很有意義的，我想留着做紀念。

七 聖 召 萌 芽

嘉祿是我情意相投的知己，他有一種做領袖的天才；這種天才做了我的希望，安慰和幫助。

他可以說是我有形的護守天神；無論休息，自修，遠足，上課，祈禱……時時都在我的身旁，給我引導，規勸，琢磨，切磋，護助，力盡同學的職責。

我努力想相稱他的好意，但總是力不從心。他平常是全級中成績最優的，但有時也給我壓倒。他並不以此爲辱，而反加功勳讀，努力上進。我和他雖然競爭着，但大家不只有半點兒的嫉妬，而且還增厚了彼此的友誼。他是熱心，端正的；因爲他這些德行，使我對他生出敬重愛慕的情緒來。

我和他的情誼，逐日加深着，於是逐漸坦白地把自己的心衷告訴他；把自己在家中所有的乖巧行動，糊塗的思想，與其他種種針尖的細事，都全向他說了，我對他可以說是沒有秘密的。他對我也是一樣，他家裏只有一個龍鍾的老母；她老人家極愛這兒子，却極喜歡叫他獻身事主，過修道的生活。

當初，我不十分相信，懷疑他說着來開玩笑的。因此我調侃似的對他說：「我却歡喜入一間軍校，預備做個軍人，爲國爲民盡忠效勞」。

但心中却自付道：「怎麼！一個這樣聰明，活潑的嘉祿，竟得拋棄零丁無靠，命在旦夕的老母，謝絕世界，隱居修院裏？」我對於修院的生活，簡直是一個門外漢，半點見識也沒有，以爲但凡離家出俗，隱居修

院的人，都是沒出息的。雖是這樣想，但我對他的敬重與羨慕，却只是有增無減；我差不多把嘉祿算作是一位從天上打發來，照護引治我的天神。

在遊息的時候，我常願意同他來往，聽他重述自己的瑣事，我雖然已是聽過許多遍了，但是始終覺得津津有味。他說話并不多，可是令人聽了，喜氣洋洋，縈繞心靈，久而不散，他的聲音彷彿就是天神的歌調。

一天晚上，他對我說：

「恩力，你見在遊戲場中娛樂着的同學是多麼有朝氣呀！但是，一百年之後，我們在場的衆人，恐怕沒有一個不是身靈兩地，各歸所向：或是天堂，或是地獄。你願知道我想做修道的原因嗎？很好！讓我給你說個明白。我之所以想做修道，是因為在這塵世，一切都是虛而又虛；我們在這轉瞬即逝的苦惱生命裏，最值得專務的，莫如救靈魂的事。因為肉身是有死有壞，不能久有的，而靈魂却是不死不滅，常在永生的；人死之後，肉身歸故土，而靈魂則憑他生平的功德與罪惡而領受永遠的賞罰。朋友，你以為怎樣？你以為修道不是最上乘的事嗎？」

當夜，我聽了朋友這一番說話，心裏不斷地拿來迴想着，感到一種異樣的刺戟，在床上翻來覆去，直至深夜，不能入睡。

午夜過後，我才睡了一會兒，不久，又再醒過來。胸中愁雲密布，使我難過異常。我忽又憶及遠在一方的親人了：年老的祖父，齒落髮白，他的壽命已是朝不保夕了。小妹子月前害了重病，屢醫罔效，看來是無望的。幸得天主恩佑，沒有送掉生命。同時也憶起昔日家裏所收留的不幸者，蓬頭垢面，形容憔悴，彷彿他

們已被死亡的影遮住了。忽又憶到自已精力已消，死神已把我抓住，我宛如一隻毫無抵抗能力的綿羊，任它宰割。——啊，世事都是虛而又虛的。有生必有死，萬事都要過去！

嘉祿的目標和他的說話常在我思想中盤桓着，使我發出許多奇思妙想；好像內心有一個聲音，以命令的口吻，叫我效法他。

我初領聖體後已有三年了，日常頗算得勤謹，但勤謹的原故，并非出于真誠，出于熱心，只不過當做一種例行的儀式罷了；在我的本意是要做一個有名譽的好教友，萬萬不願意人家說我是個偽善人。

自從聽了嘉祿的那段善言以後，便覺着自己往日是冒昧與無知，認為有努力更新，澈底料理靈魂的必要。益友的說話，在青年的心靈裏所發生的力量是偉大的，神聖的，不可壓制的！

下一個主日，我領聖體後，求耶穌把我心中的志慮除去。但事實上却得着相反的效果，心中的不安不但未能除去，且愈來愈兇；一連個多月，我覺得自己的小宇宙，黑暗無光；心中苦悶的厲害，確不是言語所可形容的。

我的朋友，日間屢次在遊息的時候，獨自走進聖堂去，虔誠懇摯地朝拜慈悲的全能的好耶穌，宛如一位有形的天神。他常給我述說自己的志向，計劃，願望，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心內稱奇不絕。

一天，我倆正在談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他忽然向我告別，想到聖堂去禱告。

我對他說：「怎麼！你不喜歡我和你同去嗎？」說着就跟他走。

我跪在一尊聖母像前，彷彿地向我伸開兩隻手。我聚精會神，向她虔誠禱告；當下我耳無所聞，目無所

樂的一天。我現在所嘗味到的神樂，是我有生以來從未嘗試過的」。

嘉祿感動地凝視着我；說也奇怪，從他兩顆大的眼睛裏，滾滾地吊下幾滴淚珠來。這是歡喜的淚。他拉着我的手同到聖堂去。我們兩個可憐的孩子，端莊地跪着，對越天主。

八 理想

自從那天以後，我和嘉祿談話的材料，十之八九是關於我們所渴望的神職的地位，尊榮和神聖。

嘉祿以其高明的識見來壓制我青春的熱誠；有時也笑我過於幻想，以為我有些白癡。

我當時果然是人小心大，抱有歸化整個世界的宏願，更相信自己早已被簡，當負這重大的使命。

我昔日幻想着要用寶劍去奪得天下，現在却夢想着要以十字架去歸化全球。

我覺得自己已是一位傳教士，常以這幻想，沾沾自喜。有時彷彿覺得在一個夏天，清爽的靜夜裏，獨自投身在一個曠野的懷抱裏，找尋一株樹幹以拴我的馬；後來跪在地上，作我熱誠懇摯的禱告。啊，在那無邊際的曠野裏，頭頂是浩汗的窮蒼，星兒在眨着眼，獨個兒作禱告，是多麼的甜蜜，多麼的飄然呀！

在那裏我憶起遠在一方的親友，便替他們祈禱。後來在樹叢間把一塊繩網張開，拴在枝枒上，以作睡床。所以要高懸起來，是爲禦防野獸的侵害。并不是怕受苦，不肯睡在地上……呵，發夢！發夢！所發的是

怎樣的夢啊！——嘉祿聽了我的幻想禁不住笑了，勸我不要一味建造空中樓閣，須要鄭重從事；不得冒昧，不得性急。在他的善言勸導之下，我總是肅然靜聽，不敢有半點倔强的樣子。

我給家中寫信的時候，把自己的志願和計劃，模糊地映照出來，使全家的人歡喜得眉飛眼笑，頌謝天主。我的小妹子彼華，是最信任的人，她給我寫了一封很嚴肅的信。

她年甫十歲，已會同我互通書信，她一得着我的去信，就喜氣沖沖，逢人就將信唸出來，連她的洋娃娃，也不例外。

這次她求得准許，自己親筆給我回信。——她先誌謝我給她的贈品，接續寫道：

「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我已得了領聖振的大恩典！我已完全寬免了你往日對我的凌辱。我時時都為你禱告。連類珠也不忘記你。」

「至於到非洲去這件事，最好暫時不提，因為在那裏沒有修女們教我讀書寫字。」

「待我畢業之後，再行商量吧！你設法回來見我一面吧，以壯我的膽量；因為我似乎見自己已是赴湯蹈火，去致命了……只要他們一下子把我的生命結果，像你當日在戲台上所做的一樣就好了；若果他們真的把我的肉一片片割下，慢慢的殘害我的性命，那麼我就要熬受不過，而叫喊起來了」。

我把這封信讀給嘉祿聽，我們倆都笑不可仰。我比妹妹所感覺的還要強；嘉祿却沉思着，似乎可憐我們兄妹的無知，同時也希望我們的理想會實現過來。

九 假期來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之間，不覺假期又到了。大考時，嘉祿得了第一名獎，我得了第二名獎。父親來信說，要親自來帶我回到別墅去，和媽媽妹妹，共度假期的生活。

在最後數天，嘉祿格外地來就近我，給我提示了很多忠言，叫我善過假期。尤其是勸我懇切禱告，別把自己要做修道的志願給親友洩露，也叫我和他通訊；在這假期他將居留校內，準備做避靜神工。

當我初到校時，校長給我說的話，現在果真應驗了。

我離別學校的時候，情不自禁吊着淚；先拜別了一總的師長同學，末後嗚咽地和我的摯友嘉祿作別。

啊，嘉祿！你有慷慨的心志，你有文雅的舉止，你有熱誠的友誼！因為你秉性剛直有爲，所以能衝破一切的阻撓而達到成功。

十 第一次風波

我的家庭充滿着喜慶的空氣。母親流着歡喜的淚；妹妹們走來和我相抱，莞爾微笑，把我的手裝滿各形各色的禮物。

歐郎佐是一位龍鐘的家僕，我父親幼年的時候，他已在我家服務了。他常是莊嚴地，不好說笑的，但那天也變了。把我左看右看，踱來踱去，不知當做何事，煞是怪樣。同時叨叨地說，自己好像年輕了十年；可憐的老頭兒！

童貞聖母！你看，我的家人多麼愛我呀！個個都叫我滿意，說我生得壯實，活潑。

同時本鄉的農夫接踵到來，把笠帽拿在手裏，向我恭維！園丁的家人也捧了一束美麗的玫瑰花贈給我。我極之愛這種花。對於這種花的類別和特質，我也認得一個大概。花園，瀆泉，石檉，影像是多麼的清雅而有趣呀！

彼華常常要伴在我的身傍。

最可惜是嘉祿不在這裏！

回家數日之後，媽媽妹妹都稱奇讚美我品性的變遷。

「他已變成大人了！」媽媽說。

「這也是他應當醒悟的時候了！」父親接着說。

日間，在花園裏，伴着母親坐在一起，給她念些在課室裏學來的詩歌，或翻閱一些有趣味的圖書。倒也快活。每主日都到聖堂去行告解，領聖體。不再欺凌妹妹，囉唆父母了。恭謹，孝順，友愛，謙遜，樣樣的善德，我都努力修養。因此我的家庭好像成了一個小天堂。

一日，我的母親，忽然怒氣冲冲，圓睜兩眼，手裏拿着一封信，走近來。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她問道。

我沒有回答，把頭垂下，臉紅羞臉。這封信是我的摯友嘉祿寫來的；但我不知內容寫的是什麼，因為母親發怒地把它撕碎了。

「不肖的兒子」，她接着用嚴厲的口吻說：「沒有半點的經驗，就敢胡思亂想，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嗎！？啊，糊塗蟲，你懂得什麼是聖召嗎！？……你當心，我不喜歡別人給你寫這類似的信件，更不准你幻想或談論聖召的事，你知道嗎」！？

她後來要我給朋友復信，叫他不要再提及這類的事。而且禁止我再和他通信。因為在家裏，照她所說，我是而且該當是一個聽命孩子；我這時唯一可以想，可以做的，就是做成一個好孩子。從那天起，她格外以懷疑的態度看顧我。

我當時逼着要聽從她。

若果我父親在這裏的話，或可做我的辯護律師；但可惜他爲着職務的羈絆，全個星期要逗留在城內，只是星期日可以見他一面。

我遇着這意外的不幸，要和我的摯友絕交；心中覺得苦悶得很。

光陰一日一日的過去，我也漸漸覺得心灰意冷，不再照常去行聖事，早上也不去輔彌撒。而且也不喜歡同母親作長久的聚會了，只是喜歡去和鄰近的同年交朋結友。

倘使假期不早些結束的話，我必會重新變成一個惡作劇的俏皮，母親已開始在父親跟前埋怨我了。

十一 啊！母親！母親！

假期結束了；我要離家返校的日子也來臨了。媽媽要親自伴我到學校去。

一個淒涼的秋天早上，風颯颯地吹着，把初黃的葉子掃在地上。似乎是替我內心的傷感奏着共鳴之曲。

大家和我作了最後的擁抱。

我惜母親上了馬車；她把手一揮，叫車夫啓程，車立即起行，周遭的樹木房屋也開始移轉起來。

這時我把眼淚揩乾，鎮靜了一會。

啊，黑袍，黑袍！俗眼所鄙視的黑袍！究有多大價值呢？……：……：……：啊，願承行天主的聖意吧！

啊，母親！母親！你不見做兒子的面容憔悴，內衷苦悶嗎？你不懂得在他身上神的擺佈，一場激烈的戰爭將破裂他的心靈嗎？你不忍和他作這可獲得真福的暫別嗎？至少你是他的母親，要尊重他的自由吧！若上主願意的話，可隨時隨地把他從你手中招回去；而且也可用同樣的方法，爲施行自己的聖意！母親，別固執已見吧！

世界以其邪說，滿佈了唯物論的毒害，否認一切身後的大事，使人忘記天主，失去自我的認識；但你是有信德的，承認神聖的奇跡，獻身於天主的人的熱誠，嚴肅，是不該使你生怕的。

你是一位公教的母親！別投身給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端正行為要使他们生氣，我們的恒心要增加他們的仇恨，我們的刻苦使他們敗北。母親，你慷慨吧！你還有時候，可歸順天主的聖意。受苦的凱旋徽號在你心靈裏呼籲求恩；你讓你心愛的恩力投身到修會的懷抱裏吧！

犧牲愈大，所得的賞報也愈大！天國的路程是滿佈荆棘痛苦的。——你慷慨吧！你既有機會，就不能再延遲了！

十二 她的愛情太强梁了！

我不斷地思念所遭遇的挫折，與及來日所會有的悲戚的痛苦的日期。

不，我可憐的母親，我不抱怨你，因為我澈底明白，你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愛子的真情。但可惜，本性的愛情把你弄瞎了。啊，可憐，你的盲心就是我將來最大禍患的根子。

啊！嘉祿！他在校門一看見我便懇摯地和我行禮；但即時就離開我走了，因為我母親冷酷的視線把他嚇倒。他驟然長大了很多，但他的面容丰采却絲毫沒有變更過：漂亮高貴，溫和文雅，完全像我離別的時候一樣。

我覺得母親這樣的待他，未免太無情了，因為他是最忠誠的知己，我倆的心是息息相連，有如手足，而且他還成了我理想中的人物。他是我憂苦中的安慰，艱辛之助。我覺得母親真是一個無情的婦人！

她太過疼愛我；她發夢也想不到，我在不遠的將來要和她分離。她並不以禁止我和嘉祿來往爲心足，而且想控制我的思想。每次我想將自己奉獻于天主的志願說給她聽的時候，她總是以刻板式的口吻對我說：

「不！絕對不！你永遠不能做神父！」

她本來是一位熱心的婦人，竟然這樣反對我的志願，真使我莫明其妙，究竟在她的腦海裏對我的將來有什麼計劃，爲什麼我總不能離開她呢？

在我的思潮裏，又泛起一縷迴憶的漩渦：就是我初到學校時，校長對我所有的慈祥與和藹。我極敬重他老人家，他亦以慈父的心腸來照顧我。這次見我回來，就把我抱着，以詢問的口吻說：

「啊，可愛的恩力，你在這暑期內，常是一個好孩子嗎？」

他這個「好」字，又使我憶起兩個月前，離開學校時的情景。我遇着他這突來的問話，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只望着母親的臉容，把頭靠在那善良神父的懷裏，兩頰不禁酡紅起來。

母親已把我內心的秘密看出來了，她衝破這叫人快不快的寂寞，焦灼地說：

「校長神父，對於我兒子在這裏所得到實際的學問會令我滿意。不過當初我交付給你的是一個熱心的，愛戀家庭的兒子；然而你却把一個無情義，忘却父母大恩的忤逆子給回我」。

「好太太」，熱心的神父愕然答道，「請你爽直一點說吧！我不懂你的意思」。

母親說：「就是我兒子帶着一種是我絕不贊成的思想回到家裏；當初我若果知道這裏是專以這種思想灌

給兒童，我有的天大的本分，即時把兒子領回去。……或者你還不懂得吧？老實對你說，我的兒子恩力從學校回家，常抱着一種要離開我們去做神父的糊塗思想」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太太？」

「怎麼？你以為這是小事嗎？一個十五歲的青年，可能有這種思想嗎？……尤其是在這個時代？乾脆的說一句，我寧願見我的兒子死在跟前，也不願他穿黑袍做神父！」

我聽了他這番說話，悚然狂叫了：

「媽媽！住嘴吧！」

校長即時莊嚴地凝視着我母親說：

「太太，我寬免你，寬免你這種錯。你輕視了高貴的司鐸神印，無才德的我，也是有這神印的。你的所為充份證明你不懂得尊重天主臣僕的神聖職位。」

「你不怕天主的義怒嗎？」

「噫！一個公教徒的母親，怎可以說出這種無理的說話呢？」

「你不怕給兒子立壞表樣？」

「太太，請你聽好：我每天為你禱告，求上主賜你不再把這種可咒罵的說話，送進第三者的耳鼓去。」

「神父，請你原諒！我并非有意要輕視神品聖事，更不願得罪你校長神父。但是你比我更知道清楚，現在的時局是多麼慘澹可怕！……做神父是怎樣易於受害……換句話說，神父已經變成世人的

眼中釘……母親常是母親：若我眼見自己的兒子遭難，那可說是最不幸的人。我把他交給你，惟一的目的是想他在這裏好好地修成中學的課程，並不是想他做個修道士」。

「太太，你既不喜歡，那儘可以馬上把令郎領回去。不過太太須知道，我和校中各師長從沒有對令郎說過這樣的事；我可不能禁止他去交結良好的學友，彼此熱心祈禱，勤行聖事，求天主賜予重要的聖寵，選擇自己終身的地位。」

「太太，祈禱是使你令郎選擇地位最好的方法。因為祈禱，天主將要在他心靈上說話。士農工商兵，那一門他當走呢？天主自然要指示他，或者天主要另外提拔他，叫他做自己的使臣，走高貴的道路，也是可能的。總之，太太，你不要怕！祈禱是不會叫令郎吃虧的」。

「校長神父，你說什麼也好，只不過你要記着，我的兒子恩力，是絕不能做修道的；修道是一件嚴重的，不可輕行的大事，須要有天主特別顯明的召喚才可以」。

「太太，請你安靜些，細心想想，就可以知道但凡父母要干涉自己的兒子的聖召，乃是一種違犯天主聖意的行爲。世俗有的是什麼呢？疾病，災殃，明爭暗鬥，騙詐奸巧，使人永不滿足的快樂，和叫人永不能翻身的罪惡。這就是它的產業！可惜有很多父母，願意自己的兒子也被捲入這漩渦中，有些還瞞着眼睛，喜歡硬把兒子抄入去，好像把兒子送到最適意的樂園去一樣。啊，他們的理智埋到那裏去了呢！！

「誰在這離駭的漩渦中，必將匍匐，損己害人，名譽掃地。但做父母的以為只要自己的兒子不獻身事主

，這一切便無關重要了」。

「總之，校長神父，我的兒子是不應在直攀高天的階級上爬的。他到這裏來，惟一目的，是求知識，和受教育。」

「你不懂得母親的心！當我發覺了那壞蛋嘉祿·德杰志的信件後，直至今日沒有片刻的平安！連在睡夢間也往往驚醒過來。現在我的心還顫抖」；有時苦悶不過，便像嬰兒似的放聲號咷一場。——恩力，除了聖召以外，你可隨意去幹。你的年紀還少，不要再做那嚴重的夢吧。望你勤力攻讀，常常愛我，再會！」

她抱着我熱吻了幾下，便急急的出去了。

我見她走了，並不覺得十分難過。雖然我有心要求她寬免，但却覺得她太過自私了。

十三 幾件俏皮事

我見各同學，大家寒暄後，各自敘述別後的情形；嘉祿見了我，伸出兩手，似乎很高興看見我。我的臉不禁漲紅起來了；他一見我面紅耳赤，即時以偵探一般的眼光，搜視我的內心。

我覺得自己對不起他，不敢向他發言。他於是以一種夾着悲傷的友愛來關注我。我本想給他剖心相告，把自己的致命創口說出來；我回校見了他，彷彿回到天主處一樣，再獲得良心的平安和幸福；但不知怎樣，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我的嘴塞住，吐不出要說的話，兼之心裏志忑不寧，沒有向他說話的勇氣。

從此以後，我在學校過着一種肆意放蕩的生活；交結一般行爲怪僻的同學，輕浮妄動，想法使自己得點快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跟着那些不三不四的同學，漸漸便學會了在學生中常有的欺詐行爲；有時學得不精通，被發覺了而受懲罰。

我們最有心得最喜歡幹的勾當，是潛入糧食室行竊，誰越做得膽大，便越受我們稱頌爲好漢。

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們這幾個志同道合的俏皮學生，聚集在遊戲場，評論本校所編定的時間不得其法，早上五點鐘起身；實屬太早。多智的我，想出了一個胡鬧的好方法。我的床在宿舍的盡頭，靠近窗子；爬到窗欄上，伸長手臂，就可以摸着那令人討厭的銅鐘。於是我向衆人獻計，衆人莫不稱奇稱善，說我將來有當參謀的希望。到了更深人靜，衆同學都熟睡的時候，我偷偷起來，蹑手蹑腳，輕輕把窗子打開，爬上窗欄，將銅鐘倒轉，使關口朝天，再用水把銅鐘灌滿，才把窗門關好。因着受了一些雪風打擊，禁不住打了幾個寒顫和噴嚏，我怕別的同學會醒過來，發覺我的鬼崇行爲，所以連鞋帶褲，匆匆攆到被窩裏；我平素是不打鼻針的，但當時自己却覺得像抽風箱似的響亮；過了些時，看見室內沒有什麼動靜，才敢把鞋子褲子脫下。

翌日清早，雞還未報曉時，昨晚會參加會議的各黨人，早已醒了，等待這齣劇啓幕。各人在自己的床位，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會意以後，各自把頭一縮，撲入被窩裏去，暗暗發笑。

也不知等了多少時候，末了，在石紋盡頭的壁鐘，噹噹報了五下，接着……臥室裏那種像墳墓似的寂寞。給鬧者在走廊那面所發的豪華的步履聲擾破了，他走到銅鐘下拿着索子猛拉；但是銅鐘裝滿了一肚

子的堅冰，任闖者拉得翻來復去，它老是絨着口，一聲不響。闖者見銅鐘不響，在漆黑中，又看不見什麼，於是一味的使勁去拉那條索子，結果竟把索子拉斷了。

闖者怒氣沖沖，通知較裏的長上，我們這幾個俏皮皮的同學，捧着肚子，在被窩裏笑個不亦樂乎。

不久之後，監道神父到來，把手掌拍得放鞭炮似的響，高聲說：

「請衆頌主」！

接着是默然無聲，沒有一個人回答：

「感謝吾主」！

最熟睡的是我們幾個同學！……第一次拍掌，我們宛如木人石像，臥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第二，第三次後，我們才坐起來，懶洋洋地伸伸腰。這一次，成績果然美滿，做了我們好幾個月的笑柄，長上查來問去，總查不出真相。我因此得意揚揚，自慶自幸是一個足智的小參謀。

我們組織了一個社，名之曰：「霸王社」，我就是其中傑出的一個，我之所以傑出，因為果敢，而不是惡霸。

在我們的胡鬧行爲中最大的犧牲品，就是盛道老雜役：當我初到學校寄宿的時候，他顯得很有心關照我。老實說，他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奇人。

他曾經當過上尉，因為受了屈，老沒得着擺陸，所以就棄了軍職。他那副滿是繃紋的面孔，生得怪有趣。他對我們所有的慷慨心，可謂無微不至，無孔不入。

他是一個富於虛榮心的人，所以往往祇給人拿着他的弱點來做笑柄。

我們這羣小俏皮，在暇時特意恣他自誇自讚，好來從中取樂。

一天，賈黎利對他說：

「噯，盛道，可記得諾瓦拉之戰嗎？」

假如盛道正當掃地的話，他立刻停住，英氣勃勃靠着那根長帚柄，說道：

「那能不記得，第志挪一戰確實厲害，令人不堪回首……！」

「請你一直就說諾瓦拉之戰吧！」我打斷他的話頭。要不然他必會左灣右轉，使我們入了他的迷魂陣，出一大堆廢話，以誇張他的功績，結果始終沒有提出一句關於諾瓦拉的戰爭。

衆人隨聲附和：

「我們單要聽諾瓦拉一役的戰情！不要聽別的廢話！」

諾瓦拉一役，據他看來，是他生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於是盛道喜氣洋洋，昂着腦袋，圓睜二目，雙眉倒豎，作着衝鋒陷陣的姿勢：

「不要怕！上刺刀！前進！前進！……敵人來了！我們衝上去……！」

「盛道，當時你當着什麼官職呢？」我們中一個，出其不意的問道。

「司令官！各位少爺！」

我們大家齊聲叫道：

「蓬！蓬！……」

老上尉見我們不可欺，反而受了我們的愚弄，於是向後轉，繼續掃地的職守，嘮叨着：

「沒教育的東西！沒教育的東西！」

賈黎利身材雖小，詭計却多。正當我們絞盡腦汁去應付那雜役的時候，他却已發現另一處新大陸了。

小鬼子眉飛眼笑地說：

「有了！有了！我已找着叫我們捧腹的笑料了！因為我發見盛道那口牙全是假的」。

「哈哈！假牙」！我們快活地擦着手掌，重復的說。

「是的！完全是假的！當他面對着牆壁匆匆整理假牙的時候，給我無意看見了……」

要怎樣捉弄他一個暢快呢？各人設法要把他的假牙偷過來，因此當他到廚房去進食的時候，我們也跟着進去扯談。

哈哈，事有湊巧，一天，可憐的他因着事忙，匆匆進食。那天吃的是老牛肉，而且又煮得太熟；他使勁一咬，假牙被陷在肉內。他連肉帶牙吐在碟上。廚夫見了也跟他開玩笑，拿了碟就走，一壁走，一壁找他的假牙；他怒氣沖沖的，把手掩着口洞，在廚房內，大聲咆哮，追趕廚夫。

我們站在一旁，看見這幕諧劇，笑得幾乎絕倒。

他還自誇是出身望族，他的兄弟，一個做顯官，一個做總司令，還有一個是飲料大王，有百萬家財」。

「飲料大王在那裏呢？」

「在這城內」。他說了之後，即時住嘴，似乎有些後悔自己說得太快。我們是最富有好奇心的，極想看看這飲料大王，究竟是什麼人物。

一日盛道出外，我們偷偷地在後跟着，不到數分鐘，去到一條大街。他停着一個鴉衣百結的賣檸檬汁的小販談話。

那就是他所說的「飲料大王」了。

待他回來，大家鼓掌戲弄他。我們做得未免太過了。

但對諾瓦拉一役，盛道仍不離口；因此我們就給他一個綽號：「諾瓦拉」。

這邊是「諾瓦拉」，那邊又是「諾瓦拉」！弄得他好生厭煩。嘮叨不絕：

「沒教育的東西！沒禮貌的光棍！」

十四、劇中主角

正是狂歡節（嘉年華會）最後的一日，我們預備了一齣極有表情的話劇，我担任其中一個主要的脚色。觀眾看得出神入勝，有些情節要我們重演數次……其時，我就是慶日中的偶像！雷響似的掌聲在歡迎我。

到了第三幕，我得了一陣糖彈花箭的襲擊。

演完之後，因着觀眾掌聲的威脅，我俘獲似的被逼到幕前，給他們看看我本來的面目。我得意揚揚的，向觀眾反射了一度視矇。當時衆人的眼目，全集中在我個人身上。我一時驕傲，以爲自己就是戲劇界的大明星。在這歡樂聲中，嘉祿好不使我掃興，他竟然流淚滿面的哭將起來。

我深深地鞠一個躬，離開了歡聲雷動的觀眾，稱心適意退到幕後。

演員們又把我圍將起來，給我拋過來誇獎的微笑，我當時好像整個沉浸在芬芳撲鼻的氣流中，心中喜不自勝，腦海中幻想着：世間是沒有痛苦和煩惱的。

晚飯後，已將近午夜了。我伴着賈黎利在花園中散步，他是一個貴家少年，才十八歲，這天晚上他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脚色。他向我說了一大堆話，但我心不在焉，只是幻想着迴味着衆同學的喝彩和稱美。雖說這樣，間中也有幾句話溜進我的耳鼓來。

「我極之高興今晚所扮演的脚色！」他說：「巴不得我有更大的智慧，爲的眞能變成我所扮演的那個蠻子」。

我吃了一驚呆住了。

「賈黎利！」我高聲呼叫：「你好不嚇死人，我真後悔做了你的朋友，假使我沒有想到你是說來開玩笑的話！」

「呵！好朋友！」他答道：「你太老實了！你須知道，世界上只有蠻大才能做出好事來……」。

就在這時候，當當的鐘聲把自我同伴口中的罪言，攔腰斬斷了。
晚禱後，各自鑽入被窩去尋夢。很快我已把同伴的說話拋到九霄雲外去，因為我並沒有把它算作一回事，只當他說着來玩玩罷了。

十五 猝死

狂歡節過了，封齋的第一日，是多麼令人感到悽涼呀！

我晨早起身，疲倦煩悶，使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的床是在嘉祿和賈黎利的中間，我跳下床，還沒有把衣服穿好，就行近賈黎利的床緣，執着他那隻露出的肩膀，輕輕搖了兩下。

「賈黎利」！我說：「起來吧！懶蟲」！他不睬我，我繼續穿衣。管理員走過，見我的朋友還不起身，便想叫醒他。

「先生，讓我叫醒他」！我說了，走近他床邊，動手拖他出被窩來。

「他睡得多麼熟呀」！我說：「……他的手臂僵直的！我一放手，它又回到原處去！而且那隻手臂冰似的冷……我怔了一下，但還鼓着勇氣……」

「賈黎利，起來吧！你覺得怎樣？……不舒服嗎？……」

管理員把他的被子翻開……我立即毛髮竦然！只見他兩眼睜開，突出眶外……面色像給雷火燒過似的焦黑。緊咬着被子……我尖叫一聲，就暈過去了。

十六 在死亡的緣邊

我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床上。

一盞微弱的煤油燈，慘澹地在顫抖着，我起身呆坐在床緣冥想。我還是以爲這是每天早上起身時，在宿舍內發亮的燈，我等候催人早起的鐘聲，但我受騙了；於是站起來。

絕沒有一個人或別的事物，擾破那深長的沉靜。

我想再坐到床上去，但因爲視覺失常，坐了個空，仰面跌倒，這一跌，使我頭昏眼花。爬起來，再坐，又是一跌；再坐，還是落空；此後神志昏迷，爬不起來了。

我想放聲呼叫，但動口不得！漸漸的我找到記憶的頭緒。起初是模糊不清的一座戲台，許多觀衆，漸強的鼓聲，似乎是世界末日時，天崩地裂的響聲。但這些回憶是單調的，不連續的；不能把它接連起來，構成一個有條理的思想。末後，我把概念弄得較清楚了，但却是令人生怕：一個炭黑似的屍體，滿是斑點，兩眼突出。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一個可怕的惡夢，一個恐怖的幻想嗎？眼前所見的一切奇形怪狀，真的都向我走過來嗎？他們是誰呢？

他們點着燈，向我箭直地行過來。有許多人繞着我的床；我認識我的父親，母親，與及我的教師；我認

識……呀，是的，是的！嘉祿！心臟撲撲地跳動得非常之厲害，嗚咽之聲，從中迫出，淚水如泉的湧出。我也看見了校醫，接着來了一位不相識的神父，穿着短白衣和領帶。是夢，是幻想，還是事實呢？在狐疑中我想放聲大叫……但我的牙根緊閉！……

我現在的光景怎樣呢？

醫生給我診視……把燭火移來移去，再三數我的脈搏，說：

「像今早一樣；不過多了一個不久會轉變的預兆」。

「已經沒有希望了嗎？」我母親以失望的口吻高聲說道：「已經不能使他再甦醒了嗎？」

「我知道倘若能使他給我們一種表示，顯出懂得我們的說話，那可還有希望」，醫生答道：接着轉對我父親說：「你先生來試試吧！」

父親來近床前，緊緊握着我的手，親我的額，很溫和的說：

「親愛的恩力，我的孩子！你至少給我們一個記號，表示你認識我們和接受神父給你解罪！表示你要到天堂去等候我們！」

我聽見一切，看見一切，我真不明白，怎麼當時那些說話沒有把我嚇殺了！

——死！這年青就死了！在血氣方剛的時候！在遠離天主，幾乎忘記了祂之後死去，這妥當嗎？我當時所受的驚嚇和痛苦，真是無可形容的！我本想說話，轉動身子或舉舉腦袋。但是徒然的；我不能發出半個音節，和作任何動作；似乎已經靠近死的邊緣了，由於過度努力掙扎，只急得眼淚直滾。

母親走近來，跪在床前，嗚咽得不能成聲。衆人同時也哭着跪下，神父給我念赦罪經。
爲什麼我連最後一句離別的說話也不能說。請大家原諒！寬免我！

呵，死亡之歌，

是多麼悲痛呵！

恐嚇，騷擾，

奇形怪狀的幻像，

掩蔽人們快樂的思想，

撲滅生命的光輝；

呵，死神！

你來得柔和些吧！

醫生莊嚴地說：

「現在請大家靜靜退出去；在這裏留下一個人伴他便够了」。

我聽了，想做個手勢，叫嘉祿留在這裏，但是沒有用，我已看不見什麼了。

十七 死裏逃生

我在生死的邊界上，逗留了一個長久的時間。忽然甦醒過來，全身流着豆大的汗珠，竭力大叫了一聲。衆人聽了，從各方跑將過來。我即時叫人給我穿衣，想要爬起來，好像已完全恢復了精神一樣。

他們很感動地叫我安靜。母親歡喜得手舞足蹈，各位長上亦以我僥倖渡過難關爲自慰。以後我漸次明白自己所經過的一切。

到了第八天的早上，一切的危險都過去了。父母才安心地回城裏去。

嘉祿，熱心而且忠信的嘉祿，求得了長上的准許，做我的看護，在我的床畔，經過了很多個鐘頭；仁慈的天主利用這位朋友，叫我回到祂懷裏去。他千方百計的叫我開心，誦讀有益的書報，講述上課，遊戲，同學和親戚間等等的瑣事給我聽。我一提及我的聖召，昔日的熱心和計劃，他就很靈巧地顧左右而言他。

一天，他打斷我的話頭，命我住口，我於是放聲哭起來；他見我哭了，就緊緊握着我的手，請我原諒。他的眼也滿了晶瑩的淚珠。

「嘉祿」，我大聲說。「你不見天主叫我回頭的奇妙方法嗎？噯，我們再恢復往日的交情吧！」

「恩力，你這話有什麼意思呢？」

「呵，可愛的嘉祿，你一定很明白我的意思的；我要回到天主懷中去；若祂不嫌棄，我願整個的奉獻給祂」。

「但你母親不是絕對禁止我們再提這一類的事嗎？」

「朋友，我知道；父母對這一類事，只可犧牲；我們做兒子的，也要忍受一切困難的磨煉，爲承行我們生命的主宰的聖意。天主將要賜我相當的勇氣和力量，解除身上的羈絆，再奔到祂懷裏去。」

「是的，嘉祿，我覺得祂再次叫我回到往日聖愛的海洋去。朋友，請你深信吧，這不是出自一時的感情；在未對你提及以前，我已再三考慮過了。賈黎利的死，就是天主叫我回頭的最好標記。天主不能用更顯明的標記來向我說話了。我不能再裝聾作啞，抗拒祂的聖意。我認識了世俗的虛詐，和魔鬼的狡計」。

「够了，够了，我的朋友，我極贊同你的說話，但我能勸你違背父母的命令嗎？這是我絕對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做的事，可愛的恩力，你聽我說吧！」

「你屢次說過，你父親是一位熱心的信徒，爲你的幸福而勞碌奔波；你的母親也是一位賢德的婦人，雖然她反對你的志願。那麼，你就向你父親把所有的苦衷，訴說個明白吧。同時我們加功祈禱；假使你父親不表示反對，那麼可以說確是天主招你了。」

「恩力，你以爲怎樣呢？」

「呵，嘉祿，你真是我的一位好天神，我就矢志跟着你的主意做去」。

於是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事吐露個清楚。

十八 大問題的解決

我已漸次復原，能够如常上課了。

同學們都覺得我的變化。那些俏皮的還受着賈斐利粹死的恐嚇，不敢肆意妄爲；那些善良的見我重與他們往來，而引以自慰。我的成績一直是全級之冠，並且性情活潑，溫和，所以博得大家的愛慕。

從寫信給父親那一天起，我老是焦急等候着回音。不過我的決心，始終沒有搖撼過；即使須要經過萬重難關，我也是定意一往直前的。

終於，久望的回音來了。一天校長差人來叫我，我紅着兩臉去見他。

「可愛的恩力」，校長說：「這是你父親寫來的信，你要好好的保存它。我已讀過好幾回了，但覺得還有再讀的價值。」

「你拿去細細地讀吧，它必會深深打動你的心」。

我接過來一面讀，一面哭：

「恩力愛兒」：

「從你對父母的愛，和你讀書的成績方面看來，可知你是一個孝順的用功的孩子。天主必要降福你。」

「現在我答復你的來信。」

「父母對於兒女的將來，是不能施行任何強逼的手段，威脅他們順從自己的計劃或主張的，因這是關聯的引擎；但父母却有極大的本份，明智地機警地提攜指導兒女當走的路，因為父母的經驗，總要比兒女來得豐富些。

「你熱心地企望達到一個神聖的目標。這很對，很好，我做父親的有本分查考你，看你究竟有沒有剛毅，俠義的氣質，為能同那將與你畢生作戰的世俗奮鬥搏扎。

「我可以坦白地給你說：我很希望將來能見你在祭台上舉行彌撒聖禮。但你在未決定這事以前，須要細心審量，作長時間的考慮，呼求聖神的光照和恩寵。

「同時你要請教那明智而有經驗的神師，尤其在你狐疑不決的時候。這是一個真實聖召的培養方法。

「若果在這地位的選擇上受了騙，你與及許多和你有關係的人，都會得着灰暗的結果。

「你細心思維一下，看看自己果真覺得能夠過度無玷的，熱心的，如同聖人們那樣的克苦生活嗎？只是身穿黑袍是不够的；必須要達到聖德的最高峯。這是你企望中應有的唯一的思想，和應依恃的唯一力量。

「你應該摒棄一時的情感，揩乾所掉的無謂的眼淚；以善表來宣揚仁慈，友愛，寬恕的道德，跟善良的合作，跟悲觀的，和可能謀殺你生靈的仇敵對抗；另外還要同環境，疑惑，私慾，偏情作戰。

「這一切都想到了嗎？

「一個不守清規的神父，固然是有禍的，但品行馬虎的神父也是有禍的。一個不稱職的神父的惡行和壞表，所給予羣靈的影響，比諸一個習於爲惡的人更大更厲害！

「既然一個平常人想得天國，已須要神貧，潔淨；棄絕一切世俗的快樂，專務修德；何況一個爲信友師表的神父呢！他既是獻身事主，那麼就當在基多的旗幟之下，爲人羣服務，扶助軟弱的，引道迷途的，支持意志不定的，成聖自己與及所屬的兄弟。

「尚有許多許多，在你決定要做神父以前，須要仔細考慮的，我不能給你一一盡述了。

「但我要用聖雅各伯宗徒的說話，作我這封信的結論：

「我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衆人的天主」。（雅各伯書信，一，五）。

「你若經過深思考慮之後，仍認爲該走神品的道路，那我就多謝天主，賜給我這莫大的奇恩，和多謝我家的護守天神。

。天主保佑

你所最愛的父親字」

校長說：「你現在作何感想呢？你爲什麼吊淚呢？難道又有什麼烏雲來掩蔽你的小宇宙嗎？你要什麼？缺少什麼呢？」

「可愛的神父」，我回答道：「我只想一件事，我所最心愛的事：即是想揮足神職界裏，做傳教士，我已有十六歲，可以自行決定我的終身大事了」。

校長聽了我這些坦白而堅決的說話，——從我靈魂發出來的呼籲，低頭默然地沉思。我焦灼地抖擻着等候他的回答。

過了一會，他拉着我的手說：

「可愛的孩子，你若以為修道的生活是充滿神形快樂的，而不必再與世俗交鬥，那你大錯特錯了，你所夢想的修道院，只是一個理想，而不是實有的」。

「我已定意棄絕世俗了，因為我認透了它的虛假」。我回答道。

「你憑什麼力量，棄絕世俗呢？」

「神父，世上的快樂，我已毫無所戀了，因為我曾經極接近地見過死神的面貌」。

「你將來不會後悔今日所棄絕的嗎？」

「絕對不會，神父！我已立了鐵一般的主意，至死不變。我是有志氣的人，不會食言的」。

「你以為我沒有棄絕一切嗎？雖然如此，你可見我常被世事羈絆，要不斷地和俗人週旋嗎？」

「呵，神父！神父！這一切我都想過，我知道將來必會過着千萬困苦與阻擋的；但我依賴天主相幫，盼望能永遠是一個得勝者。我也知道將來必要受着親戚，慈母，妹妹們的胡纏，不過憑天主的聖寵，我相信自己不會背約食言的。我甘心放棄生命的舒適，錢財，快樂。聖瑪利亞會幫助我；她會給我取勝的力量。我會讀過一段聖書：「假使世人知道在修道院內所享的平安和快樂，必會爭先恐後地投奔到裏邊去」。我覺得是天主叫我走這條道路的。難道祂又要給我開上院門嗎？」

「恩力，你不必過於焦灼，在你這般年紀，血氣方剛的時候，往往因行事操之過急，而致跌得焦頭爛額。所以有本份約束，糾正你。首先要問答我：你懂得你所稱為仇敵的世俗嗎？你懂得那仇恨我們，還想削

除宗教，譏笑，凌辱，磨難司鐸和修道人的世俗嗎？」

「懂的，懂的！神父，我完全懂得；正爲着這個緣故，我願意爲我的信仰去吃苦」。

「假使暴風雨忽然迎面襲來：你以爲在那裏可以找着平安的，誰知却找着痛苦悲傷，那麼你將要抱什麼態度呢？假使有一日，爲着不負責良心，須要你赴湯蹈火，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你又將如何應付呢？」

「呵，神父！，那就是我所渴望的榮冕了！爲基督流血捨生，就是我唯一的主意」。

「可愛的孩子」，校長抱着我說：「你已具有聖召的真氣質了；但我不是先知，不敢給你保證，因爲我怕會將你的熱情同天主的聖意相混亂，你最好熱誠地呼求聖神光照，以確定你的聖召的真偽，真的聖召是須要經過洪爐試煉的」。

「神父，這話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須要經過長期的試煉」。

「呵，可愛的神父！請你接納我的志願，不要再推延了。呀，你不知道我會受了多大的試煉哩！」

接着我將往日的熱心，所經過的暑期生活，我母親給與的打擊，賈蒙利的猝死，與及和嘉祿長時間的談話，一五一十地向他訴說了一個痛快。

「從這一切」我請求說：「可以明證我的聖召是從天上來的罷」。

校長給我出了很多明智而實際的主意；然後勸我不要焦灼，要鄭重從事：

「你繼續讀書，以少提及你的聖召爲妙；尤其是不要給別的同学知道。他們不會使你受益的。你只可和

你的好友嘉祿討論」。

「是的，是的！我要完全照神父說的去做。請神父在祈禱的時候記着我。爲我代禱」。

他陪我去見嘉祿，給他報告一切。

嘉祿抖擻着，眼眶裏着深被感動的喜淚。

十九 畢業後的計劃

學期飛也似的溜走了。去年的經驗告訴我，暑假往往會摧毀個人一年來所收穫的美菓。我於是事先決定，並且獲得校長准許，在假期中仍留居在校內。一切都經過得很順利，天主常偕我在一起。

我應該離開親友到熱那亞參加初中會友。我徵得父親的同意，考試完畢後，到修道院去做避靜神工，那裏離開我家不十分遠。我計劃了，避靜之後，即時入初修院。

我可真有福了！日前的愁雲，似乎已經消散了，我的小小宇宙又放出甘飴的晴光來。——呵，天主，求你慈顧地堅固和降福我的善志。

二十 又來一陣風雲

我正在自慰地期待那快樂的日子來臨的當兒，忽然接到父親的信，要我回家去。

「你的媽媽和妹妹們」，他給我寫道：「在你考試後，就在別墅中等候你。你想得到好成績，應該托賴你所特敬的童貞聖母」。

叫這麼一個良善而慈愛的父親失意，這是我萬萬做不來的事；當下我只好裝作沒有明白他的意思。希望時間會助成我所想的一切。

會考完畢後，我就動身到總修院去。

領到初中畢業文憑的後一天，父親就拍了一個電報來。慶賀我的成就，并致謝上主及各位師長同學。

我和嘉祿與及別的幾位同學舉行避靜神工。在那裏，有好幾位同學的品行，真叫我羨慕而嘗着一種莫名的快樂。那些默靜的日子增加了我熱心的神火，而感覺日子過得太快。

父親寄來了第一封信，催我早日回家；他說自己爲着急務，須要暫時動身到別處去。他接着寫道：

「我相信你的避靜神工，早已結束好幾天了，我懷疑你已下了決心，想即時入初修院吧！但你的媽媽很焦灼等候你；就是我們大家也很渴望你回來，至少同住一個月工夫。你快快回來給我們快樂吧！」

這道富有愛情的父親的命，固然是一件使我難堪的事，到底我的志向還是堅定的，沒有受搖動過，仍被

默着；但終於被父親的第三封信征服了，我被外來的力量壓迫着了。

「你的避靜神工真是長得可以的」，他的來信說：「我相信出靜之後，他們定會把你列入真福品，受衆人恭敬了。你媽媽已定着親自帶你回到別墅去。這是我的主意，因爲我今日就要動身到巴黎去了」。

我一聽見媽媽要來，就全身發抖。父親，我的保護人，我唯一的依靠者，要動身到巴黎去，我獨個兒跟媽媽在一起，這是天意，還是巧遇，真叫我不明白了！

她來的用意怎樣？將來會不會同情我，准我回到這至聖所來？

媽媽並不等候我的回答，就匆匆走來會我了。我一看見她，真的大吃了一驚。

當時我因爲同修院的院長，尙未有密切的來往，所以就箭直跑到校長跟前（他恰巧來到這裏避暑）。我把父親的信擺在他面前，說明母親正在會客室裏等候着。吓，假使我能避開母親，逃到遠方去，無論多大的犧牲，我也願意幹去！因爲我知道，她必要設各種方法，阻撓我的聖召的。

校長看了那封信，鄭重地說：

「你的聖召，到今日還是甘飴安靜的，這恐怕會太容易受搖動；現在似乎正是開始轉入煅煉的時期；假使你能在這場風雨中堅持到底，得着勝利，那就可以確定你的聖召是從天上來的。現在在這情勢之下，你暫且逆來順受，跟你母親回去。這試探是痛苦的，但是不可少的。你當初以爲只要踏進修院的門口，把自己關在這四壁默靜的空氣中就夠了。你若是這樣入了修院，乃是一個懦怯者，是一個逃亡的下等修士，你先應戰勝種種阻撓，特別是母愛，才好進入修院。你想隱匿你的犧牲，但天主却要顯揚它，使人人都知道。這就是

煨煉你的聖召的洪爐。假使天主不是要你走修道的道路，那就無謂再作嘗試，而另找你的安慰；現在最基本的解決辦法，還是暫且順從父母的命令。你托賴天主，與及童貞聖母吧；我們在這裏也爲你祈禱，盼望我們能早日再見」。

他的眼睛是潤溼的，吻過我；把信交還給我；送我到門口，替我祝福。

我感到很迷惘，不知怎麼做才好。校長那番鄭重而沉重的話，使我深受打擊。好像從我所心愛的修院被人逐了出去。在會客室裏，我會着母親和妹妹類珠，母親帶着一種囁嚅的神氣擁抱我。

「來，你來」！她說：「車子就在門外」。

我跟她們上車，動身到別墅去。

二十一 媽媽你太殘忍了

母親握着我的手，述說親戚如何在等候，朋友們怎樣關注我的消息，與及爲我所籌備的慶祝會：她怨懟我，說我——是她唯一的生命和安慰——已不愛她了。

「恩力」，她說：「你在學校裏已忘記了我所教給你的天主第四誡『孝敬父母』嗎？你應該把一切給人生塗上色彩的念頭，拋於九霄雲外。把你額頭上未老先摺的繃紋除掉。我當然不會叫你縱情肆慾，任意妄爲。但世上也有很多高尚的娛樂，是不會使人良心不安的。你怎的把青春的熱火，抑壓在胸中呢？青春是須要以運動，自由，快樂去裝飾的。你怎的自尋苦惱，辜負了人生的黃金時期呢」！

我沒有回答她，腦海中正翻着其他的思想；我想起校長最後的訓話，想起了嘉祿，自己臨走時沒有機會和他作別。他是有福的！……我卻得其反！我熬受不過，竟然哭起來！

但母親以為我被她的說話打動了；於是用口親我的額，說她已寬免我了。吓，可憐的她！

「呀，恩力」，她接着說：「安靜吧！別哭了！人人都等在別墅，準備熱烈地歡迎你，倘使你紅腫着眼，是極煞風景的」。

我揩乾眼淚，挺直身子，長嘆了一口氣。

「呀，媽媽」！我高聲叫：「你太忍心了！怎的定要毀滅我的前途呢？望天主寬免你」！
她裝作沒有聽見。

二十二 在 狂 瀾 中

可憐，我又被捲入世俗的漩渦，要和它相週旋了。

戰爭是發生于我和母親之間的；她趁着父親不在，大施其權威，向我進攻。

她痛責我不孝不肖，常舉出諸般理由為駁斥我。可憐她，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看見；假的母愛佔了她整個的靈魂。

「我要獻身于天主」，我說：「我要為祂而生，為祂而死；我要成聖成賢」！

「但是，我的愛兒，難道我不是日夕教導你，說我們應該歸順于天主嗎？你無論走那一條路，都可以是祂的。你努力做好，聽父母的命，就是成聖的捷徑。活在世俗場中，也可以成聖成賢，何必矯兀立異，要去修道呢？」

「真的，你確是曾經這樣教過我，我多謝你；但現在天主叫我去事奉祂，爲什麼你反對祂的聖意呢？」
「呵，是天主的聖意！……：……是天主的聖意！你怎樣知道天主叫你做什麼？難道祂從天打發一位天神來給你默示了嗎？不對！我的兒！這是從昏亂的頭腦發出來的思想」。

「媽媽！你相信我的說話吧！這不是胡思亂想；我已下了決心，無論要怎樣犧牲，我也要獻身于天主的」。

「別胡說，恩力，小心你的說話！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愛你！你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天份又高，人人都敬愛你！而你却定意去做神父嗎！你瘋了！」

她每日都給我唱這些老調子，好不令我難過！

我不斷地禱告天主，一面則多方設法，使能早日完成我的志向。

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仍不見父親回來。母親始終鐵面無情，絕不許我動身；我覺得天主的聲音在心內催迫着，於是我立意私逃，離開這個愁殺我的監牢。

日間是行不通的，因爲我被嚴密的監視着，走不上幾步，定會被捉回來的。只在夜間才有逃走的機會。已是午夜後一點鐘的時刻了；我沒有點上燈，以免惹起別人思疑；在慘淡的月色下，寫了這一封短信：

「媽媽！你教我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天主現在呼召我，我應該聽從祂。天主將來定會報答你爲祂所受的犧牲。請請！」

你的「恩力」。

啊！我還想一見可愛又可憐的母親。

她睡着；但可惜她不能得着應得的歇息。她爲了我，心裏着了無數創傷。

「呵，母親！」我心裏自忖道：「我迫不得已要逃出這艱苦的環境。盼望母親之中最聖的母親照顧你，免致你將有一日要後悔，悲痛。呵，母親！我要盡力安慰你；將來你見我得福時，天主會再賜你安慰。」

我要逃走！

我躡手躡腳蹣跚出母親的臥室，這時萬籟無聲，大自然正在歇息着，只有夜鶯在黑夜的清靜裏歌唱着。

勇敢！全是爲天主的。——我測量了一下高度，把兩塊被單結起來，憑着它，我從窗口滑將下去。全是爲天主的！

二十三 在修院中

我到了修院，力乏筋疲；校長神父早已離開修院，回到學校去了。

我即時跑去見修院的長上，他對於我的事情，是漠然不知的；我於是將自己的經過，給他全盤托出。

我跪在他的腳下，再三說明自己不願與世俗應酬，要做天主的工作，並求他寬免我私迷的罪，收我進修

院；他扶我起來。

「我的禱子」他說：「好像真的是天主要你做祂的工作。祂及時把你招來這裏。明天，你有幾位同伴，舉行穿會衣禮，你就和他們一齊領受聖衣吧！願意離開世俗，固然是一個好憑據，但能聽從長上的命，更是有志修道的鐵證」。

他寫了一張便條，叫我拿去見管理初修生的神父，他同時應承代我妥協家庭的事；勸我安心定意；不必過慮。他接着說，我可以入初修院，叫我設法保持所有的熱情。

我去到那位新的神長——初導師——面前，他很熱誠地接受我。把我介紹給同學們，領我到院中各處去，給我指示一切，似乎表示這一切都有我的一份子；把很多的善言，灌到我的心靈裏，後來領我去到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的一側排列着很多小房子，他隨手開了一扇房門！

「這間就是你的臥室」。說完，就叫我入去，讓我獨自留在裏面。

我獨自一個人，隔絕了一切……不，我並不是單獨一個，有天主與我同在。我見祂的像懸在十字架上，貼近我的床首。在苦像下有一張跪椅；再遠些有一把椅子，一張小桌，和幾本書；這就是我新居中唯一的產業。

把窗子開了；它是伸向一塊廣大的遊戲場的。

「這就是我的小臥室了」。我轉向牆壁，禁不住掉下淚來；是一些甘飴安樂的淚。我跪在十字架腳下，想祈禱；但找不着適當的說話。在嗚咽中只是重複地說：

「這就是我的臥室！爲了要進來，我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以來我沉思着。想起了母親，她見我忽然失蹤，必會忿怒起來。想到這裏，不禁悚然以懼，恐怕她會以強暴的方法，迫我離開修院。

呵，假使父親能及時回家安慰她，那就好極了！我覺得自己已沒有勇氣作第二次抵抗了。我或將俯首降順，或會因過度憂悶而死。但過了些時候，我的快樂又回來了。自慰道：

「這是我的臥室。呵，假使母親曉得天主在這裏所賜給我的平安，一定會慶幸我得着的福氣。在這裏，我安慰地和天主密談，而祂差遣祂的天神來給我回音：我將變成好的，成功爲聖者；在這神聖的幽靜中，我爲親友祈禱，求天主降福他們；這樣我可以再成爲他們所鍾愛的青年。

「這是我的臥室！在這聖的寧謐中，我要專務取悅于天主，爲祂的愛情受萬般苦痛，做各樣的補贖，鞭答我的軀體。或許天主有時也紓尊降貴，顯聖來看顧我。啊，不！我太妄想了！我必會因天主的尊大而受驚。我將來要專心攻讀，成功一個傳教士；我要到非洲，西印度等地方，宣講天主的福音，歸化當地的蠻子，把他們統統帶領到耶穌的真光去」。

我正深深地浸在這思想之中，修院裏溫柔清雅的鐘聲，把我喚醒過來。我充滿着喜樂，跟別的修士一齊下樓用飯。修院的食品，遠不及我家裏的；但我吃起來却很健胃，而且更覺得有一種異樣的快樂。倘若沒有掛念母親的思想來騷擾，我是多麼輕快呀！可惜，它常來刺破我的心！

二十四 穿會衣

翌日早上，在修院的小堂內舉行穿會衣禮，這是一個家庭式的慶典。

聖堂內點着輝煌奪目的燈光，裝飾着各形各色的花和華貴的彩布。祭台上供着鮮艷的百合花，周圍掛着很多用百合花織成的帶子，堂中間隔着鍍金的柱子，莊麗而清雅，宛然是一幅世外的美景。

我的同學差不多人人都有幾位親戚在場，參與這甘蜜而隆重的禮節。只有我是獨個兒的！

各人從院長手中領了會衣之後，就到更衣所去穿着。同學們都有自己的親戚幫助，而各親戚無不深感於中，多謝天主賞與他們這個大恩典，而我……

忽然覺得有人緊緊壓住我的肩膀，說：

「我兒，來，我幫助你」。

我回頭一看，頓時覺得喜氣盈盈；可愛的父親，眼含熱淚的望着我。我即刻問他關於母親的消息，他說已用善言把她說服了。

父親極其愛我，願意我常是有福的。母親也是誠摯地愛我的，但對於我的聖召，就不惜一切，來做我的對頭。父親却不然，因為他是一位飽經世故，富有邏輯頭腦的人，他很明白，阻撓我修道的意志，無異強我爲不幸者，因此絕不阻止我去嘗試這新的生活。

或者他會以爲我對這種克苦的修道生活，不能堅持到底；但他不願將來受良心的譴責，所以持着冷靜的態度，不加以反對。

他和我相叙了多時；臨別時戀戀不捨，但見我穿了新會衣，喜氣洋洋，他也把笑容現出來；安靜地重新吻我，給我祝福：

「我的愛兒，你真有福！你獲得了只有天主能給與世人的真福」！
說完，就兀自去了。

二十五 愛的偉力

我所希冀的終於得着了！現在我已身爲修士了！

我再沒有什麼冀求了，只盼望別的青年，都效法我，離棄世俗，錢財，快樂，跟我到修院來。和盼望別的人不再來把我這種甘飴的安靜奪掉。——世人終年胼手胝足，孜孜兀兀，去攬求富貴榮華，追隨世俗；我呢只要和天主相偕，就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

真的，我的日子是安靜甜蜜的，只追悔已往，并不就慌將來。

一心一意地專務神操和學業。內心常燃着愛主愛人的熾火。

我以刻苦爲快意事！晚上去睡眠時，把一些鞋擦子，木履，鑰匙等有稜形的硬東西，放在褥上，爲使自

已不得舒適安睡；夜間多次醒來，記憶我的主，天主。把頭稍稍擡起，眺望在我前面的聖堂；在那裏孤寂的亮着一盞油燈，豆般大的淡黃色的火焰，輕微的顫動着，照耀祭台的周遭。

我高舉心靈奔投到情愛的引子——耶穌的懷裏去。我以最甘飴，最悅耳的名字呼籲祂，緊緊合着雙手

，盡情把私衷向祂披露，同時珠大的淚水湧將出來，把枕頭滲透。

呵，天主！情愛的神秘吸引力是多麼大呀！有信心的靈魂的聲音是多麼有力呀！

我每日都做些守齋的善工，或節制自己的嗜好，爲光榮童貞聖母，或耶穌，或其他的聖人。

因着原罪的遺害，人是不能完全善的；我不時的犯上一些不留神的小毛病。呵，是多麼的失慰呀！我登時跑到院長跟前，自承所有的毛病，懇切請他偕自己一起祈禱，求天主早賜我死亡之恩；我求這恩的惟一目的，就是死後在天堂上，不會再得罪耶穌。

一日在膳堂讀聖方濟各·撒肋爵行實，其中有一段說，聖人的妹商達爾受着愛主之情的衝動，取了一根燒紅的鐵條在胸膛上烙刻耶穌的聖名，爲表出她對靈魂上的淨配所有的熾熱，與無可壓制的情愛。

我暗暗地下了決心，也要同樣的做去；計劃着去找適合的工具，結果給我找着了。

離修院不遠的地方，有一片釘裝書籍的商店，一天家裏的用人帶了一些衣物來給我；我乘機叫他向釘裝

匠給我借來「耶穌」銅製的凸字。

我如願的得着了，把它們妥貼地碰合在一起，用燭火把它們燒紅，使勁烙印在我的左臂上。

皮膚焦灼了，疼痛得很；但我以爲這焦灼會給我避免地獄永遠的火刑。

但我嘗試的結果，並不美滿，因為烙印得糊塗，認不出是什麼字來。我再把字粒燒紅，烙在胸膛上。這次的結果，不但比不上初次的，而且竟然成了創傷，我用盡各種方法爲瞞過長上，但是徒然的。結果給他們揭穿了。

到了這裏，我要把我的記述擱在一邊；向你們——自由的思想家——說幾句；你們把宗徒的默示加以譏笑，你們輕視一切奧秘的禮儀。縱然你們如何蒙昧良心，總不能否認，現在也如昔日一樣，公教的信仰，常產生出殉難的聖者，他們知道棄絕一切，樂意忍受一切。公教有殉難的聖者，如同你們的主義有自殺者一樣；你們的自殺者，兇狠地用一枝手槍，或一把匕首，把自己乏味的失運的生命斷送了。呵，這就是康德的實證主義所產生的結果。

呵，你們，人類的不幸者，你們的口唇不再發出祈禱的音調，所以也不會懂得信友在烙印天主聖名時所有的福氣。

到今日，我還帶着兩個依稀可見的痕跡，它使我常常憶起當年幸福的日子。

二十六 父親死了

我穿會衣後快滿一年的時候，忽然接到父親的來信：

「可愛的恩力：

「我抽出一點睡眠的時間來，給你說說我們的消息。」

「我已有個多月，被一種老人所常有的病症胡纏着，迫着過度刻板式的生活，這與我活潑的性格很難融合。病人的生活真是乏味的。要我臥在床上，這是多麼重大的担子呀！

「你母親也常患着頭痛症……」

可憐的父親！這封信充滿悲觀的意味，末後，他還是照着老例囑我問候各位神長，勸我善用天主的恩典，以相稱我的職份。

這封信入在我手中不過四日，就變成了他的遺書！突然飛來一封電報，催我火速回到垂危的父親的床畔去。

這意外傳來的消息，所給與我的痛苦，確不是筆墨口舌所能够形容的。——我的父親！……我固然非常之愛他；就是一總認識他的人，亦無不敬愛他，因為他在一舉一動中，都充滿着善良的精神；他病重垂危的消息傳開之後，但凡和他相識的，莫不關懷着馳函慰問。

我回到城內，沒有一個人，在屋門外接我；整間屋子給一片憂感的默靜籠罩着。我振起勇氣，趕着上樓去。只有那非常失望的母親走來接我。我們啞然相對含淚，走進父親的房裡。

醫生們剛剛走了。——他坐在床上，頭靠在一疊高枕上，一見了我，就張開兩手，抱着我的頸項，緊緊壓在他的胸膛上！

「爸爸」！我叫。

「我的愛兒」！他以微弱的聲音叫我。我們這樣緊緊地擁抱了多時，彼此嗚咽得不能成聲。

母親好不容易才把我們分開，我暫時退到隔壁的一個大廳內，那裡聚集着很多親友。

他們見我穿着修士的服裝，還是第一次。初時我決意要去修道的時候，他們人人都似乎對我起了惡感，但現在這一切早已抹銷了，而且反以此自慰；使我成爲他們所鍾愛的人；爭着來同我相抱。

人人都愛感着，我尤其悲痛；從前我并不曉得天倫之愛的逼切！現在，我一想及父親快要永遠離開我，便覺得忍受不了！

我坐立不安的，好像瘋了；我的每一條神經似乎都已斷了。——

唉！我變成孤兒的可怕而黑暗的日子快要來臨了。

在父親那疲倦而受苦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一道秘密的快慰：他本想叫我去休息，只讓母親與及用人在旁照顧他；但我覺得站在他旁邊，是如此的甜蜜，可慰，以致片刻也不願離開。

他引爲可快慰的，是看見我已踏上光明的道路。當我給他說及關於靈魂的事體而把耶穌苦像放在他的嘴

唇上時，他便喜形於色，莞爾微笑。

最使他快意的，是他的神師來見他的時候。

他固然覺得自己離世的時刻已迫近着；但仍不失去安靜，溫雅的態度，宛然是一位聖德超凡的聖人。

他的臥室裡有一隻跪凳，上面放着一冊經本，那一頁求獲善終禱文，是特別的破舊，這可證明他是勤於誦念這經文的。現在在病苦的重壓之下，他還是不時誠摯地念着它。所以他能像義人一樣的安靜，去迎接終期。

一天晚上，他顯得特別衰弱；呼吸短促，視線是呆滯的；聲調低沉，脈息一時不如一時。

他叫了母親，妹妹和我；我們跪在床邊，受他的祝福，他說話很費力，我們却嗚咽着回答他！

我站起來，接連吻他的額；稱他做我在世獨一的希望，獨一的安慰；把淚水濡濕了他的臉孔，苦求他，不要這麼快離開我，使我變成一個可憐的孤兒。

但他熟睡了。

一會兒他醒了。

「是誰把淚水弄濕我的臉呢？」他問。

「爸爸！是我」。

「恩力，我還認得你的聲音；你這樣的失望，使我多麼苦呀！你勇敢吧，不久之後，我就會轉好的！」
「呵！是的！是的！爸爸！你也勇敢囉！請你求天主，保存延長你寶貴的生命！天主是良善的，極之良

善的；我愛你勝于我自己。天主定不會把你從我手中奪去的！不，天主應該……」

「可愛的恩力……我要先你而去……到那地方……」

「呵，爸爸，請你可憐我，不要這樣說，你還要生活，還要爲我，你的恩力，爲媽媽，爲一總愛你教你的人生活。呵，爸爸！爸爸！」

「我兒，勇敢吧！高舉你的眼向着上天，你當記着，世間的一切，都是虛而又虛的……而你揀選了那最好的一份……別了，我的愛兒……別了，我的愛人……別了，我的女兒……別了……永別了！」

「爸爸！……爸爸！你回答我吧！……」我這樣說着的時候，緊握着冰冷的手……他默

不作聲……

「爸爸」！我繼續呼喚道。但他仍是緘默着，不回答！

這臥室接受了他最後的呼吸之後，便接受我們斷腸的呼喊。

這不是一場夢，不！乃是一回可怕的悲痛的事實；我的父親已經死了！

衆人都圍着他，流淚痛哭，我當時扶着昏暈的母親，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安慰她。我的聲音被梗塞了。天主！天主！這是何等痛苦的遭遇呀！

二十七 出殯

翌日，舉行殯葬儀式，雖然父親生時曾勸我們，在他死後的葬禮要簡樸，把節省下來的錢施捨窮人，但事實上葬禮來得非常之鋪張隆重。

環境不容許我們舉行簡樸的葬禮；親友們，當地的高級文武官員，與及所有曾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和他有交情或相識的人，無不一心一意，要向風高義重的亡者，表出最深的敬意。

父親去世後，妹妹被託給一位叔母照顧；我則同母親留在家裏。

我見父親的遺骸被泥土遮蓋了，悲痛得死去活來，真想跟他一起投進墓穴去；那時沒有誰可給我安慰。於是我任性哀哭，以發洩出重壓着我心的痛苦。

家中籠罩着墓裡似的默靜。

二十八 在五里霧中

我深怕母親會因着過于憂傷而變成瘋狂。可憐她，面容蒼白，憔悴不堪，一點飲食也不進，只是一味哀哭，哭得淚也乾了，聲也嘶了。她要我們整日整夜地陪伴她，她緘默着，以紅腫的眼，呆呆地釘視着我們，有時竟這樣的經過好幾個鐘頭。

尤其令她覺得痛苦的，是見我們中有人要離開她，即使是極短的時間。她用最甜美的聲調，逐個地叫我們；聽了我們的回答，才稍微減少她的哀意。

八天之後，母親還是悲痛如初，這真使我們替她就慌。

一天，伯父從西班牙到來，要我們舉家遷到巴塞羅納去，一面爲使我們容易得着親友的照顧，一面爲使我們遠離此地，免致觸景生情，常常爲亡父哀傷。

此行我本想表示抗議的，但根據什麼理由呢？在這情況之下，我可用什麼方法來表明自己要回修院呢？我有什麼勇氣就這樣拋棄母親，和兩個妹妹呢？她連發夢也想不到我暗下裏會有這種心情的。我的遠離或許會給她加上一下新的可怕的打擊，或許使她受到致命的創傷呢！

但是，難道我因此就回到世俗嗎？我的平安和崇高的慾望又將何如呢？

這一切都倍增我的苦痛：——翌日，縫衣匠來，要我再穿上世俗人的衣服，我當下不會說一句反對的話。爲着父親的喪亡已够悲傷了，今天加上這慘澹的處境，我怎能忍受得住呢？

我日夜想念着我的院長；沒有什麼能把修院，初修的同學和嘉祿等印像，從我的悟司中除去。特別是關於我將要發的聖願；這些意識，在我的腦海裏飛來掠去，一時比一時更加緊地磨難我。

我本應把新的處境向神長呈報明白的；但又怕傷他們的心，而且見母親這樣悲痛，心灰意冷，那裏還提得起精神去寫信呢！因此還是自守秘密，默不作聲，在往日萬事順利的時候，她屢次說過，假使我遠離他，必會使她傷痛而死，現在她正在極度憂傷，怎能消受得這下打擊呢？

動身的前一日，晚膳後，家裏各人聚集在大廳裏。

我獨個兒站在一個角落，沉默地想着；覺得自己近來因為營養缺乏，和長時間的悲痛所影響，以致力量日益衰微。

忽然我彷彿見周圍的物件都在跳舞打轉；我閉上眼，完全失了氣力，倒在椅子上。

母親見了，高聲呼叫，衆人圍攏過來，迅速地把我昇到床上，我的口唇顫震着，牙齒捉對兒顫打着。

伯父給我除去身上的衣服的時候，無意中碰着一件極吸引他注意的東西，當時我的明悟很清醒，只是舌根僵硬着，說不出話來，所以設法想推開他的手，但是白費工夫的。終於給他從我的貼身汗衣底下抽出一條鐵製的苦帶來，上面滿佈着小釘子，濕潤着鮮紅的血。

我聽見他凌辱司鐸，修士的惡言；母親見了這鮮血淋漓的帶子，登時嚇得不知所措，號啕大哭。

伯父繼續查勘的工作，給母親指示我身上的傷痕，他又在我胸脯上發見了用紅鐵烙印着「耶穌」的糝糊字樣。

不久之後，我甦醒過來了；我暈厥的原因，是由于氣力虛弱；於是我藉口離開衆人，說要休息去。

衆人都已入夢了，在朦朧中，我忽然見房門被推開，有人進來。我立即認得是母親，她蹣手蹣腳，輕輕來到我的床畔。

「恩力！」她說。

「媽媽！……這個時候來做什麼？」

「我要知道你現在怎樣了」。

「好，很好」！我回答：「你去睡吧，你比我更需要休息」。

「噢，我兒，我內心肝——她坐在我的床緣說：『你真要我的命！你爸爸死了！而你又用可怕的器械，實行慢性自殺』！」

「媽媽，你說什麼？我覺得精神很好呢；剛才所發生的事，你不要再掛在心裏；近日我進食太少了」。

「住嘴，恩力！……你爲什麼佩那苦帶？爲什麼要在身上烙下那傷痕？」

「這只是針尖大的事吧，媽媽！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

「但是你爲什麼偷偷做這樣的事，不預先告訴我知道呢？」

「可憐的媽媽！巴不得天主賜我能忍受一切」！

「兒啊！你父親是不會再回來了；恩力，你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要你爲我，爲你的母親生活着，你可懂得嗎」！？」

她這樣說時，緊緊抱着我的脖項，嗚咽起來。

啊！那時候我本來可以刻刻苦己身的真實原委說個明白。但可惜我太懦弱了，只是緘默着。母親所表現的痛苦，不是太過了嗎？她真的不能忍受嗎？假使我有勇氣，把她的兒子交還至聖所去，難道天主不會安慰她嗎？

★

★

★

動身的時候快要到了，母親忙着準備一切，我找機會想同母親密談點心事；每次遇着她，都想叫她到一邊去說話；但始終沒有勇氣。奇怪的軟弱，佔據了我整個心靈，自覺着「非先日救我了」；只是一味自己潑血自己，心神不安；低垂着腦袋，好像一個卑賤的罪犯似的。

馬車已開行了；我們漸次離開那幢樓房，匆匆地向前進。

我忽然翻起一個逃走的念頭；但只苦不知怎樣去執行。大家到了火車站。

把眼向那可愛的城市作最後的一瞥，那兒留下了我父親的遺骸，掩埋在一株垂楊的蔭影下，墓上豎着一個大的白十字架。我的心弦，緊緊地抽縮着，眼眶上滿掛着晶瑩的珠淚。

火車飛也似的掠過修道院！我在心底裡以誠摯的熱情致候了我可愛的嘉祿，我的神長，我的耶穌！祂在那邊的小堂裡！

我看見了我所住的房子的窗櫺……：

母親發覺我因依戀而起的不安，於是說了許多甜言給我解懷，分散我的思想。突然一股從痛苦中壓榨出來的力量，逼迫我大聲叫道：

「媽媽！媽媽！你把我出賣了！」

二十九 回到巴塞羅納後

我們到了巴塞羅納，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佈置新的住宅；但爲了接受非難而來的喧鬧的拜訪，所以要多費些時日才辦妥一切。不久之後，我們就和附近的隣人回復了往日的友誼，我也有過一些快樂的時候，再看見童年時的同伴，彭果督伯爵的兒子。

但我日中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憂感與及良心譴責的重壓下熬過了。我忘記天主，不曉得投奔到祂的懷中，依賴他，禱告他；只是一味怨艾自己的厄運。自投于苦海之中，重踏上往日的歧途。

我屢次也到聖堂去，但在那裏心不在焉，不知提舉靈魂歸向那能給與我慰安的造物主，只是幻想跟自己作對的一切。

三十 舊雨重逢

因我父親無可彌補的喪亡，而得來的痛苦悲傷，究竟是不應直保持下去的。過了一些時日之後，母親也開始去作致謝的拜訪了。我就充作她的伴侶。

我的健康，據醫生們說，是站在有危險性的路上的，須要開心解懷，充份營養；所以我每日早晚，都到城內去參加人爲的娛樂，或是到郊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假使我喜歡母親常伴在身邊的話，那就再好沒有了。但事實上她並不能常常陪伴我，而我不喜歡她常常在傍來監視；因此我開始到彭果智伯爵家裏去，和他的兒子遊玩——我童年時最好的朋友——，我和他們在一起時，感到有無限的快樂；我認爲有他們做伴侶，比任何一切都來得適意。

他們雖然是貴族，但並不是富有的。所以常是我負擔娛樂的費用。

騎馬是我先天俱來的癖性，每天都伴着他們去，騎馬到郊外，野餐遊玩，享受大自然的樂趣，到晚上才回城。

夏天來了；母親得着彭果智伯爵家庭的贊同，在景色秀麗的荷蘭打丘上，賃來一所幽雅高潔的別墅。

日間仍和朋友们去遊覽建在附近的莊煌華麗的別墅。

我曾參觀過亞爾賓頓士侯爵的堡壘。這果然是一所不凡的建築物。花園內蒐集着各形各色的名貴花卉。堡壘裏面開闢了許多歧路，所以別人又叫它做萬路堡。它確是一處玄妙的遊樂場所。我第一次走進堡壘內，攆來攆去，足有個多鐘頭，仍找不着出路。

伯爵的兒子對那錯雜的歧路，是摸得非常稔熟了，他們在高處笑我，迨後爲拍下來幫助，給我指示走路的秘密，叫我一直向左走，這是陌生人不易知道的。

在富有人工美的園林內，有一座古醫院，院址是丟空的，頤垣中只有一個名叫斐烈斯的老隱士的蠟像，神態逼真。在隱修院附近的山洞中，又有一個圓丁的蠟像，人家叫他做巴駝人。

三十一 別墅的一瞥

據我遊覽過的建築物的結構與佈置來看，最華麗豐富的，當推馬爾地·高道納紳士的別墅。

我父母是馬爾地·類思的密友。

我整個假期，除了在我家外，其餘的日子都是在厲先生的家庭裡過度的；所以我認為略略述說自己在堡內所得的美感和印象，也不是無謂的。

一條寬闊的甬道，兩旁夾着繁茂的熱帶植物，直引人走入一個大院子裡，那裡有一個大水池，池中矗立一尊池的斐迪南七世的紀念碑，他曾到這裡遊覽過。一大羣雪白的仙鶴，棲息在一座浮遊於水面的平台上。左邊，另有一羣很名貴的水鳥。假使我的眼沒有受騙的話，其中還有所謂蘇丹的鷄羣。走不多遠，又有另一個較小的水池，那裡有兩隻鸚鵡嬉戲着。

經過拱門，再內進，又是一片美麗幽雅的池塘，一羣紅鶴單腳立着，屈着火紅色的長頸，把頭藏在翅膀下。牠們的腳下，蹲着好幾隻別的鳥類；再遠些，那隻珍貴的孔雀，傲然散開了美麗的尾巴，在擺虛榮的架子。

沿着甬道再前進，兩傍有些大的籠子，囚着鷹、梟、鳶、猴子、羚羊等動物；一個特別大的鐵籠內，有一隻小熊，在一把梯子上爬來跳去。

院的中央，有一塊美麗奪目的花園，栽着各種珍奇稀有的花卉。

我不會忘記那條小的鱷魚，園丁彼勒使牠從綠水中鑽出來。可憐牠已齋戒四個月了，尙還有兩個月才開齋禁。

一個獸園裡畜着幾頭美洲駝。一次，馬先生的一個兒子假裝對着牠們唾涎沫，牠們馬上用後足站起來，給他反唾。這就是牠們的報復，同時也就是孩子們所認爲最有趣的娛樂。

這之後，有另一個畜養着美洲駝的鐵籠，牠們津津有味地在搶食銅錢，石子，骨頭堅硬的東西。

院內也有袋鼠。牠們的前足比後足短，走起路來，一蹦一跳，煞是好看。我見一隻牠的袋裡有幾隻小袋鼠，牠們在那溫暖柔軟的裡窩鑽出小頭來，似乎很得意。

一隻儀表莊嚴，年紀不大的非洲象，正在玩弄一個木球。園丁拿着一大把椰菜去餵牠，這隻怪粗大的動物，轉瞬間便吃光了。

園丁又放了一把在牠的背上，牠的鼻子雖然長，却取不着，這狡猾的動物并不掃興，牠把喇叭——象鼻——伸長，對準那把菜，只是一吹，就把它弄下來，連根帶葉，一口吞下去。

再遠些，有一隻長頸鹿，把自己的頸，擱在獸園的牆頂上。

我們向左轉，入到一個小林內，那裡有幾畦農產物，有許多雲石像、有奇特的噴泉。我還記得：當我走近一個巨形的水晶球，欣賞它所反射出來的美景的時候，突然一陣水花向我打來，弄得我全身濕透，好像是一隻落湯雞，這是從那支撐水晶球的鐵絲網處射來的。幸好當時是夏季，不怕把我凍壞。

馬先生指給我看一尊高大的海勾力士（註）的雲石像。力士手中拿着一幅獅皮。他說不久之前，曾有一位女士來遊覽，見了這石像，向園丁詢問，它是否爲屋主人先祖的紀念像。

我們進入一個廣大的花園，那裏有一容量頗大的貯水池，池邊樹立很多石像；池中也有些黑色的怪鳥浮游着。再遠些，有印度鴨和海狸，後者我只能看見牠們，翻在水面的灰色的頭。在池的附近，有一列石級，這是通往樓房的，房的右側，有一個形如大廳的露台，畜着鸚鵡，雲雀，與其他奇形怪色的珍貴鳥類。至於鸚鵡，更是種類不一，有些藍色的怪鳥，是歐洲絕無僅有的。有些斑白的，頭上頂着一把黃扇，時開時合，煞是好看。

在堡壘的廣場上長着一株柏樹，兩側有噴泉：在噴泉下的水池中浮着一些中國與及日本種的鴨子，是我生平見所未見的。穿過廣場，右邊是一個寬闊的哥爾夫球場，四周也有養着各種名貴的雀鳥的籠，我記得其中有一種似鴿似鳩的鳥，胸前能紅得像塗着鮮血，漸漸淡下去，宛如畫家給牠着上的彩色一樣。

我爬到艇上去划了一些時候，又去參觀雜雞和兔子。

我見過的，尚有其他千萬種動物，但我不願再一一敘述了。只拿那美麗日子中的一個軼事來作結束。

一天的傍晚，我偕着朋友們，騎着馬，正在向堡壘主人謝別的時候，忽然看見一間養着動物的屋子搖撼起來，我們登時被嚇得目瞪口呆。

註：海勾 (Harle) 或譯作赫各勒，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

「地震嗎？不，只是那間屋子在搖撼」。

聞葫蘆很快就被揭破了：那間屋子竟走將過來。

「象啊！象呀！」

大家馬上拔腳飛跑；我比別人受嚇得更厲害。僥倖走進了一間屋子，人們立即把門關上，走上屋頂俯視那怪物，等着看那惡劇的結局。

園丁緊緊追隨牠，牠迅速地逃跑，走到一堵牆下，見已沒有去路了，就兜轉身來，用長鼻子去威嚇那追捕牠的人，圓丁害怕不敢上前。倒是馬先生鼓着勇氣，走上去，拍拍那畜牲的膀子，給牠指示當走的路；衆人見了，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但他不顧一切，手執竹竿，趕着牠回原來的鐵籠子去。

三十二 良心責斥

九月初旬，我們回到城裡。

我比往日大不相同了，宛如前後兩人！母親見我如此耽於遊樂，才告寬心。我雖然過着這種散漫的生活，但對於自己的宏願，并未忘懷。

這樣下去，我真的不能再生存了。我在時發時止，冷熱交替的重壓之下度日；被母親的癡愛屈辱着。心裡只是就慌着自己這被戕賊的聖召，痛苦幾乎把我消蝕了，更好說把我弄瘋癲了。我不讀書，也不寫字。對於一切都看作是灰黯的。

我已經變成母親的頑固下的犧牲品了！她見我憂感，便膽怯地，呆視着我，好像要從我的眼球內，發現在我腦海中所經過的一切。我迫着用各樣的方法，來遷就這使我最惡心的世俗。

究竟這偽善的世俗是什麼東西呢？它看來只是無知無覺，不求不受的。但據我看來，它是在人與天主間的深淵；是冷靜，陰險，偽裝的妖物。

在家裡已過了五個月了，母親本應同情我，讓我回初修院去。

但我是多麼受騙呀！我對於將來的去路，始終沒得着解決。

每日我都曾決意，把私願坦白說出來；但每次都由於沒有勇氣而因循着，漸漸我的意志頹唐了。只要母親略加反對，我就無力抵抗而任她爲所欲爲；雖然在心底裡，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聲音在鼓勵我，叫我記着跟隨聖召的神聖本分，無論如何，當一心一意獻身給耶穌。

我在耶穌會士中，找着一位很有聖德，經驗，學識的神師。他慈祥地接納我，但我不敢將全部生命史，向他和盤托出。只是簡單地把現下的處境告訴他；既是父親死了，我不能不跟隨着母親，免致她孤獨無靠，而且因爲她曾多次說過，假使我遠離他去，她必會傷痛而死。我也告訴神師，我們在西班牙最多逗留幾個月，我盼望能回到義大利，在那裡她或許會讓我完成我的志願。

假使我給他說得更明白，翔實一點，他準會給我一些更實際，更完滿的指導，因爲他是一位博愛而有聖德的人。

他并不忽略做神師的職份，盡力探究我的遭遇的真相，逐步發掘我心底的創傷，和藹地安慰我，勸我全

心全靈托賴童貞聖母。

但我始終不能得着心滿意足；始終覺着心底的嚙食。世俗的枝節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了！

噯，我至少要依着聖善的神師所勸告，熱心祈禱！

但可惜，連在禱告之時，也是分心走意，腦裡充滿着雜念，不能專心向主。在這惡劣的日子中，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太少而且不專心祈禱。也許是天主懲戒我，故意把所有的恩寵收回去。這是一個至今還不斷磨難我的尖刺。我本來只要稍爲出力，就能獲得凱旋，但我一點力也沒有出過。

母親常設法來滿足我的物質慾望，事事迎合我，甚至迎合我的朋友。她只要能使我歡心的事，多大的代價，也不惜支付。

三十三 我要安慰母親！

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日夜都爲着那幾乎忘掉了的聖召，而受良心的譴責；末了兒，我打定主意，務要向母親徹底說個明白。

一天晚上，我走到她的房內，把門鎖上，爽直地說：

「媽媽，你還記得數月前的我嗎？！現在是我要重行昔日的生活的時候了；要不然，耶穌將來不但要向我核算一輩子的賬，也要向你算賬呢」。

我嘴裡這樣說，心裡却料想母親必會有強烈的反應。

果然不出我所料的，她大哭起來，倒在地上，叫我千萬不要再提出這件事，若不是願意見她早早就被埋在泥土下，像我父親一樣的話。

我再振作勇氣；因為她對我說過，她所信任的神師得知此事之後，會勸她寬心。

我於是打算去見那位神師，給他開啓我的心靈；他就住在救贖堂裡。

天方破曉，我就到聖堂去求見斐烈爾神父。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談心，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努力戰勝這次的害羞，簡賅地在神工架外給他述說了自己的私衷，求他替我出個好主意。

那位神父靜默地聽了我的說話；沉思了片刻，對我說，我母親所說的，假使我回到修院去，準的會因傷痛而死，固然是說得過份，不過新近我家遭了這麼重大的災難；使她成了寡婦；既然她是一位良好的公教婦人，又如此愛我，在家中即使願意的話，也難找着對靈魂有危險的機會；在家中居留多些日子，或許可以安慰她；爲着這種理由，他以爲最好暫時逆來順受，遷就她，遲一些時日，才去實踐我的計劃。

「暫時忍耐着吧！」他接着說：「安心奉養她，立孝德的善表」。

爲表達我當時心中的根觸，即使熬盡腦汁也是不可能的。我好像變成了一尊石像，呆呆立着，只回答了他一句：

「神父，我明白了！」

我從那裡出來，心已決定了：

「我要安慰母親！」

三十四 我不遠離你了！

回到家中，我決意給母親瞞住一切，自從我對她講出那番說話之後，她就失了常態，吃着莫大的痛苦。她哭得很厲害，以致雙眼紅腫，面容憔悴，令人見而生憐。日中大部份時間，隱在房內。

一日三餐，只吃少許，有時什麼也不吃，絕少說話，只是不時用一種極悲傷，極令人憐憫的視線移到我身上，這是我最受難受的。每次見她的視線向我射過來，我就連忙俯着腦袋，暗自飲泣。

她只是同類珠，我的大妹訴苦，表示若我遠離他去，她必會變成瘋癲而不能再活。

我見她如此衰弱，把生命日夕磨滅于苦海中，實覺不忍，因此，一天晚上，我走進她的房內，那時她正在如常的苦泣着。

她迎上來接我，兩手緊抱着我的脖子，叫我坐近她的旁邊，哭着撫摩我，好像我還是一個小嬰孩似的。我忍不住了，放聲哭起來。

「我兒」，她打破我兩人間的沉默說：「恩力，我不能繼續如此的活在人世間了。你看，恩力，我的生命在你的掌握中，你回到修院去，就是我的生命的末日」。

她見我不回答，接着又說：

「既然你的主意像鐵般堅定，這樣的硬心要離開我，那末去吧！但我定不給你祝福。你聽好！在你未進

入修院門口之前，誰會先接到我臨終的消息。那時你要叫人替我禱告，獻彌撒……」

她以悽慘的聲調向我說出這類似遺囑的話。

我的心險些沒有碎了，她最後的幾句話使我怪難受，我倒在她的懷中，嗚咽着：

「媽媽，你記着，世上沒有別一個兒子像我這樣愛你的；安心吧！我已把遠離你的念頭拋棄了，我常常和你在一起！」

我不能再說了。她完全聽明白，頓時雲過天晴，像從假死中復甦過來，快活得什麼似的。

三十五 幻覺

我已決定了：要偕母親留在家裡。這決策好像是夢魘般重壓在我的心頭；因此我覺得須要把良心的嚙蝕滅絕，才能安樂度日。

或是母親，或是天主，隨我自由揀選；現在我選了她，却把天主拋諸腦後。我愛那反對我參加神聖而純善計劃的母親，勝過那每次在我禱告時，施與我無可名狀的慰安與天上神惠的天主。祂是恁地良善，恁地慈祥，連我忘掉遠離祂的時候，還是常用慈父般的熾愛來照顧我，引我回到祂的聖心裡去！

我負責了耶穌，負責了我的父親，我的師長，我的同伴；負責了我自己，負責了嘉祿，他和藹的容貌常在我想像中盤桓着。

夜間，在夢中我看見嘉祿常在我身旁，有時像與我共分憂苦的哭着，有時他在我面前怒視我；但他一向對我都溫良文雅，謙讓慈祥的。

某夜，彷彿他坐在我的床緣，我問他此來的目的。她站起身來，袒露我的胸脯，擎起執在手中的燭火，照見我昔日用紅鐵烙印的「耶穌」二字；他找着了，高聲重復地說：

「耶穌！……耶穌！……」

之後，他悶悶不樂的，在房內踱來踱去，漸漸的把頭垂下，用兩隻手支托住，一邊哭，一邊說：

「耶穌！……耶穌！……」

我醒後，週身抖震，冷汗淋漓。這是一個夢，抑或是一個幻像呢？

不久之後，我又彷彿見自己站在死亡的邊緣；母親在傍，頭髮蓬亂，顯着極度失望與痛苦的表情。嘉祿指着她對我說：

「是她！是她！」

我當時穿着一件白衣，吻着手中的苦像。

嘉祿又說：

「你求天主寬免她吧！你求吧！」

我只能含糊，重復着說：

「是她！是她！……」

在這種繼續不斷的心靈擾亂中，我大半的時日，都隱居房內，反來復去地想自己的處境，多次受着幻像的威脅，和熬受殉教者般的焦灼。

一種輕微的響動，衣服的縴縴，門框的轉動聲，都能使我嚇得跳將起來。

我本來想把我遭遇的事情，寫在日記冊上，設法找些理由來安慰自己，但一隻無形的手牽制着我，不容許我寫下去。我忽然驚嚇得把眼閉上，彷彿嘉祿在我背後偷看我正要寫的一切。

三十六 浪子

我知道這樣的生活是不能長久過下去的，是會致我於死命的；因此常設法多分散自己的精神。我想道：神師既是耶穌的代表，我順從他的勸諭，準不會錯的。

但這不足以安慰我的心。爲絕滅良心的譴責，我不曉得怎樣着手；只有放棄一切，任性過度一種糊塗的生活。

呵，假使我當時在這度磨難中被消滅了，那是多麼好呀！現在可不用哭我的差錯，而且可以光榮地做一個聖召的殉難者！

我比以前更興奮，更密切去和彭果智家裡的朋友周旋，不久之後，我跟着一羣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廝混着，把大好光陰消磨於娛樂中：爬山，騎馬，遠足……

我是一個凡事不願落後的人；因為他們知道我善應對，而且是最得力的和事人，所以人人都敬重我。啊，我已再沉迷在塵俗的生活中了；盡力擺脫了腦中一切的焦急，投身到那滿有危險和狡猾的社會裡，肆意行動，與世浮沉。

無厭的慾情，催逼着我進一步去追求一切未經嘗試過的快樂，要飲盡音樂杯中最後的一滴。這時候，雖然也有苦膽般的浪頭來打擊，心靈忽然覺得受壓迫，凝結；但是旋即又被世俗諂媚的甜言蜜語抖數起來，把一切苦味遺忘了，再攢進玫瑰花叢去尋求快樂……

不多久，日前所有的積蓄，已揮霍淨盡了。但我怎能臨崖勒馬呢？！

我需要錢，便伸手向母親索取。她對我凡事都遷就着，從不敢逆我的意。

我要了一輛四騎的馬車，後來又向母親再要四匹馬。在廳內置備了桌球。有時在家裡跟朋友們叙宴歡樂，直至深夜。我這糊塗蟲，還毫不吝嗇替衆人負擔旅行，賽馬一切的費用。

一天，我伴着彭果智的兒子乘着二騎的馬車，到一座別墅去宴會，看放烟花。

在那裡結識了好幾位新朋友。但不久之後，我發覺在這簇玫瑰花裡滿藏着荊棘。

近來我對於賭博越來越豪興，常常以一百法郎起碼做每次的賭注。那天，初下場，我連戰皆捷，膽量便越發大了；但轉眼間，袋裡的所有都輸去了。假使不是給別人勸阻住，相信我會連馬車也輸去呢！

晚上回家，向母親，妹妹們強顏歡笑，生怕露出破綻，使她們不安！回到房裡，閉上門，怏怏不樂，既羞且怒的向自己與及一切洩過氣之後，鑽進被窩去，怎知輾轉反側，老是睡不着。

三十七 犯了瀾天大罪

母親每星期所給我的錢，已不够我在行樂上支消了，尤其在狂歡節——嘉年善會——的期間內。

這時候，我竟然翻起了偷竊的念頭。那慧直的婦人，以爲我是一個善良的青年，把錢庫的鎖鑰給我管，于是凡落在我手中的東西，都變爲贓物。

我偷偷地把她的一些珍貴而不常用的珍珠串子拿去同人兜售，常去咖啡館，俱樂部，戲院等地方，在那裏好容易就將我數星期內以狡猾，欺騙，撒謊，瞞着良心所得來的錢花清光。不幸給她發覺了，她不過對我來一次甘飴的警告和責備罷了。

耶穌復活節快要來了，母親問我幾時去守聖教四規，因爲她想伴着我的兩個妹妹，一同到聖堂去。我雖回覆了她，但沒有勇氣去向神師告罪。我已有好幾個月不行禱告了；一想起自己要去赴天主羔羊的聖筵，我不覺心中忐忑，就慌起來。

母親一發覺我的不安，就不斷地來提醒我，怕我虧缺了信友的本份，而違犯聖教會的嚴命。可是我仍舊一日一日的延擱下去。因此，一天晚上，她忍不住對我說；

「愛兒，以現在的情形看來，是須要我決定了，明天我和你的妹妹到童貞聖母的救贖堂去過復活節」。

「我也跟你們去」！我說。

翌日早上，我們到聖堂去；爲了不想逆母親的意，我馬虎告了一些罪，做了一個告解的式樣；其實，我埋沒良心，用緘默掩飾住自己一總的罪戾。告解後，回來跪在母親旁邊。

在聖堂左側的曠場處，有一個巨型的十字架，對着它，我雖然不願意，但像被一種無名的力量，迫着似的把視線擱在它上面。它把我的褻聖大罪，與及所應受的刑罰全映照出來。

當母親同兩個妹妹去領聖體時，我也置身在類珠的旁邊。

神父拿着聖體盃在欄杆前經過，給衆人送聖體；我一時不知怎的，竟下意識地退下來跪在地上。我的妹妹發覺了，吃驚地呆視着我。我的面色陡變，再跪上前去……唉！我終於犯了彌天大罪，冒領聖體！

由於慌着天主在我頭上忽然降下公義的電閃，我覺得有點支持不住了，全身抖震。但我回到座位以後，重又抖擻精神，鼓起勇氣；回復了力量之後，便盡力想把心靈上的一切不安，掃除淨盡。

勇敢漸漸增大了，自信自慰，以爲天主不會責罰自己。祂也許會恤憐我，等着寬宥我，誰曉得呢？

我發了一個上等痛悔，便跟母親和妹妹們走出聖堂，心裡跳個不停，恐怕人家在我額頭上發見罪惡的污點。

我不記得在過去的生命史中，曾否有過一次類似的可怕日子；我真的駭怕自己會變成一個瘋子，那受嚇了的妹妹，自從早上領聖體時起，常常以憐恤的眼光注視着我，使我怪不自然。

三十八 妹妹的說話

滴……滴……滴……滴……滴……滴……在響的時鐘，剛巧曼長地敲了十二下，已是午夜了，我雖然臥在床上，却仍是眼巴巴的醒着。

我翻身坐在床上，浸沉在悲痛的思潮中，忽然聽見隔壁響着窸窣的聲音，接着有人敲我的門，門輕輕地開了一條縫。我睜開惺忪的倦眼，恍惚看見那人是膽小的妹妹類珠，看真了，果然不錯，她在門限處猶豫不敢前進。

我見了她，覺得很奇怪。

「恩力！」她低聲喊。

「妹妹，你要什麼？」我問。

「恩力，准我入來吧！」我做了一個許可的暗號，招她入來。

「怎麼！這時候你還未去睡嗎？」我吃驚地問她。

類珠蹣手蹣腳，輕輕走近來說道：

「可愛的哥哥，我心裡有着如許的波濤，怎能平安入睡呢？我見你終日惘然若失，形容日見憔悴；你已不是昔日的恩力了！你現在害得母親好不悲傷，你怎的要變成我們的痛苦的根由呢？你爲甚麼把母親弄到這

樣田地呢？我不曉得你究竟在做什麼把戲；你們若繼續這樣暗鬥下去，準的使兩家難過。而我……………」

我打斷她的話，挿嘴說：

「住嘴吧！你胡思亂想的，簡直不知所謂。沒有什麼，母親也不能因我而悲傷，我萬事都順從她了」。

她貼近我，用兩隻柔嫩的手緊握着我的手，給它蓋上無數熱吻和多量眼淚；嗚咽着斷斷續續地說：

「不，恩力，不，你不是昔日的恩力了！你不愛耶穌了！你連我們也不愛了！你過着放肆的生活，常常

去跟不三不四的朋友鬼混。你把我們全忘掉了……………」

至此我又挿嘴說：

「住嘴吧！你究竟在瞎想些什麼東西呢？」

可憐的她接續着說：「請問你今早怎樣領了聖體呢？」

我聽了這話，如冷水澆背，晴空響了個霹靂，全身抖震；我圓睜雙眼，高聲呼喝道：

「類珠，你說什麼？」

這可憐的鴿子，驚得突跳起來，用兩隻手掩着面，一邊逃，一邊叫：

「童貞聖母瑪利亞！」

我像着了雷擊，把兩隻手緊捧着腦袋，癡癡呆呆的不能發一言！這個無辜的女孩子，竟然看透了我心靈

的秘密！

三十九 俠客

可憐的我，覺得需要一種更放浪形骸的生活來解懷。

某夜，我贏了一個朋友幾百塊錢，從咖啡館出來，獨個兒徒步回家。

在路的轉角處，碰見我的對手，他乾脆地向我討回剛才所輸的錢。

「朋友，你來開玩笑」。我含笑道：「你來伴我回家去吧」。

「我不是來尋你開玩笑。你把錢照數交還我吧！否則，我要用強力向你討回」！

這時我認爲不適宜和他角力，因爲他是一個魁梧，有力的青年，我萬萬不是他的敵手，況且他的一隻手藏在衣袋裏，使我懷疑他也許拿着武器來威脅我，假使我倔強的話；因此只好逆來順受，馬上取出錢包，想把贏來的五百塊錢交回他。怎料這惡漢竟一手把我的錢袋搶過去，拔腳就走。他走不上多遠，却給另一個強而有力的人揪住他，威脅他交出從我手中奪去的錢。正當他倆扭做一團，互相廝打的時候，我一溜烟地飛跑回家去。我以爲他倆都是強盜，所以讓他倆自行分配奪去的贓物。

翌日早上，門房拿着一個包裹來給我，上面寫着我的住址，姓名。拆開一看，出乎我的意料，原來是錢包和所有的錢幣，一分也沒有短少，另外有一張紙條，寫道：

「你可憐那向你攔途截劫的惡漢吧！他是一個卑賤的畜牲。

你的保護者手書」。

那個路打不平的人究竟是誰呢？後來一連幾夜，我都看見這個勇敢的，身材份外高大的好漢在遠處跟着我。

一晚，我從利超戲院出來，他走來貼近我身旁說：

「你讓我伴着同行吧！有些心懷不軌的傢伙在等候你，要跟你鬧事，你打這邊走吧！」

他領我經聖方濟各橫巷兜個大圈，抄遠路走。我乘機同他談話。

「您，假使我的眼沒有受騙的話，就是前數夜，救我出那劫匪毒手恩人，現在我很快活，得有機會來多謝您。假使當時沒有您，我必成了那劫匪的犧牲，你若需要我做什麼，我必樂意效勞」。

但他滿不在乎我的謝意；只是喃喃自語，說些斷斷續續的話，我沒有清楚懂得他的意思。他不時注意地四面眺望，於是我心中疑團叢生，以為他並不是我想像中的好漢，反之，或許他就是心懷不軌的傢伙。

正當我這樣幻想的時候，忽然從一扇屋門閃出來三條大漢，他們見我不是獨個兒走路，便顯着驚疑的樣子。但我的伴侶却胸有成竹，對準他們中最前的一個，神速地舉拳毆去，繼着望他臉上又一掌，把他打得站腳不住，跌在地上。第二個還沒有看清楚第一個的遭遇時，腦袋早已着了一下重棍，登時暈厥過去；那正想向我橫行的第三個，見勢不佳，連忙飛奔逃命。

我們正想取道回家的時候，忽然從旁裏響了一下鎗聲。我並不覺着有什麼不妙；但那高貴的伴侶却輕輕叫了一聲，這使我慌起來，他也許中了鎗彈。

果然他的手臂冒着鮮紅的血。

「你受傷了！」我高聲叫。

但他撫著手臂：

「不要緊」。他說着，繼續走路，一直去到我家門口，才停了步。我請他上樓坐坐，至少爲包紮那創口，他不回答，只是用手勢，叫我不在此就擱，趕快入屋去。

我想吻他的手，但他即時縮回去，對我說：

「你不要再次夜出了，假使你愛惜你自己和我的生命的話！」

他說完就逕自去了。

這陌生的義士，究竟是誰呢？他似乎是小說中常見的一位英雄俠客。

我就心地回到屋內，跑進房間，把那當街的窗子推開，想再看看我的救命恩人。在月亮的微光之下，看見他用手帕紮好自己的傷口，慢慢地漸次消失在拐角處。

我暗自哭了一場，從此以後，整整有一個多月不再夜行了。這對我母親和妹妹們正是一件快意的事。

我無時不在希望知道那一連兩次救我脫險的勇士究竟是誰？俾將來有機會時向他表示謝意。

某星期日，我伴着妹妹們在一座聖母堂參與彌撒聖祭時；看見那熱心輔祭的似乎就是我夜間的保護者。我在更衣所內探問他的消息，人們只說他是城中某銀行的職員；生性沉默寡言。每天早上必來這裡輔彌撒，他和我的同學嘉祿·德杰志同姓，名叫斐利伯·德杰志。我心中極感快慰，因爲已探到這位熱心義士的端倪，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向他作一度更深的認識。

四十 同學的信

一天，我接到一封從義大利寄來的信。

「是誰在義大利而知道我住在巴塞羅納呢？」我自忖道：「或許是母親的戚屬吧！」

當我認出是嘉祿·德杰志的筆跡時，感到一種非常的詫異！

我的手抖震着，把它拆開，心弦跳動得非常厲害，全身起着不自然的顫動。

一陣異樣的憂感降在我的心上；熱情的回憶，漸把我因罪戾而得的空壑填滿了。——啊！同嘉祿所過

的日子是多麼神聖！啊！我精神的慰安！啊，我靈修熱愛的媒介！噫！我或許已無重整旗鼓，再行歸正的時候了；唉！可憐，至少我要用補贖來消滅已往的錯過；巴不得我能得到寬宥，安然而死！

那個美麗純潔的靈魂的信，這樣寫道：

「我可愛的神昆恩力！」

我們慈祥的院長把你忽然起程回西班牙祖國的消息報告了，衆人都情不自禁，吊下淚來。

我們當時心靈內所有的詫異和痛苦，是你不容易想像得到的。我想即時給你寫信，但院長以為過早勸我擱筆。他是極愛你的，每次向我提及你的時候，就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可憐的老人！他爲你的緣故，日形消瘦下去！前日晚上，他記起你在這裡給同學所立下的善表美行，好似轉老還童似的，重復地說：

「可憐的孩子！我敢給你們保證，他一定會回來，他是這樣好的青年，天主是不應該離開他的！」
直至昨日，他才准我給你寫信。

得到准許之後，我嘗着了人世間最大的快樂。只有一朵烏雲遮蔽了這晴朗的天邊。我極之渴望能夠同你一齊發初期聖願；但我們同入修院的同學，却偏偏缺少了你！

我以聖願的超性之水，重獲得聖洗時的純潔；願托賴天主的聖寵，能夠常常保存下去，作耶穌的忠臣良友，直至死候；且願爲祂捨生致命。

你的同學，除了兩個之外，都繼續在修院中讀書。游利奧·柏維斯已動身往美洲去做宗徒的工作了；我本來也是滿胸熱火，想要跟他去的，但天主的聖意却給我另一種福氣，這我深信自己是不堪承受的；不過與其順從自己的私意，不如克己聽命爲佳，所以沒有跟他去。

我們的院長要我伴在身旁，幫助他辦點事；人家給了我一個綽號，叫做「聖羅格的狗」，因爲我隨時隨地都跟着他老人家在一起；我的職務是服侍他和做他的書記。盼望天主的幫助，使我做得盡善盡美，如聖羅格的狗一樣才好！

你接到我的消息以後，請你也把自己的經過給我作一個簡賅的報告吧！

你在那裡幹着什麼？爲甚麼總不給我們寫信呢？難道你身子欠佳嗎？——你父親去世的噩耗傳來

以後，我心中也有着無限的痛苦；但我認識你，知道你會自發勇毅，逆來順受，忍耐這一擊的。你母親孀居孤獨，這我固然知道；但你的妹妹們呢？親戚呢？我一點不懷疑，你的好母親準會最先領你回到我們中間來。

你要記着天主所賜給你的這大恩典：給你一個顯明的聖召，使你遠離虛偽的世俗。你還要記着耶穌是多麼愛你！你不該再猶豫了。

我知道你是用不着這番勸言的，不過我們分袂已近一年了，還沒有得着你半點消息，怪使我熬不住，所以我才寫這封信激發你。

望你所禱時記着我，使我能常常相稱天主的恩典；而承行祂的聖旨。

請你代我與及你的神長，神昆在你母親面前致候請安。

願我們同居的日子就快實現。

耶穌，瑪利亞，若瑟常與你在一起。

天主保佑！

你的嘉祿·德杰志

主降後一八八五年五月廿四日付

四十一 慘劇

可憐的嘉祿！他還是常常惦記着我，盼望我再回到修院。

那個純潔的靈魂一定不會想像到：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我已在浪漫的大道上跑了很遠，把純正健全的思想，拋諸九霄雲外了。他至今還以為我是聖善的，敬畏天主的；而不知道我早已變成了可咒罵的浪子！

或許我會提起勇氣寫封回信，誰曉得呢？良心的責斥，或許會把我領回到往日曾經走過的正路。不過，我想不會有這樣的日子了。我絞盡腦汁，要把這個忠良誠實的朋友忘掉。他的信，似乎有一種魔力，使我怪不好過，因此我恨恨的把它撕成粉碎。

那遠在天邊，已被忘掉的朋友還寫信來這裡做什麼？我們的情份應該中斷了，永遠不能再聚在一處，共享幸福了。

但是徒然的。嘉祿的印象常在我明悟中盤旋着。我雖然是這麼狠心，到底心裡對他仍有着難滅的好感；自己寧願受盡天下萬苦，也不願使他難過。我曉得他愛我是遠勝過我愛他。

我給家人瞞住這封信，立意從速給他答復。

那時候，我同一位在我家對面居住的貴族青年交遊。他是獨生子，父母非常之溺愛他，凡事都不肯拗他的意。

一天，我們出外遊逛的時候，談起打桌球的技術；一邊說，一邊走，不覺走到一月咖啡館，那裡的生意非常興旺，滿了座。我們也進去，因為沒有空位，所以迫着在一旁等候了許久，及至人家讓出位來，已是黃昏的時候了。

我們就坐之後，高聲爭論自己的桌球技術高明，聲言要公開賭賽，在場的球員聽了我們的說話，便讓出一張球檯給我們，要看看我們的工夫。

我們各呈其技，過了數分鐘後，我發見對方並不是手段高明，却是取巧；於是責斥他，他老羞成怒，和我拌嘴，以惡言詛咒我，這可把我氣壞了，終於因為忍無可忍，便拿着球棒對準他的面門打去。

這一棒打得不輕，鮮紅的血立即冒出來。

他受了這一下，那裏肯甘休，拚命的和我厮打；忽然來了一隻鐵似的臂膊，把我們分開。一條強健的大漢，把我推到門外去：

「可惡的傢伙」，他對我說：「你滾吧，假如還有時間的話！」

我慌慌亂亂的，放開兩條腿，頭也不回的狂跑到家中，衣服滿染了血跡，倒好這時是夜深人靜；在前廳裏的家僕並不看透我的慌亂，也沒有發覺我衣服上的血跡。

我怒怒進入房內，把衣服換過，洗了，六神無主的，從這個房走到另一個房，憑着窗欄歇息。忽然看見一輛馬車在對面停下；有人從車廂搬出那被我打傷了的青年來；接着我聽見他母親咬牙切齒地尖叫，聽見他那怒氣沖沖的父親在恫嚇，狂呼：聽着看着這一切，我嚇得全身抖震，不知所措。

四十二 被押到監獄去

我把窗葉關上，頹然倒在一把椅上。從心底裡湧出無可言狀的害羞，燈光像是染了血似的紅。照透我的生命；使我看到它的不幸，與滿盈的罪孽！

我全身的肌肉抽搐起來，眼前的檯，椅，牆壁彷彿都在旋轉着。猛然聽見母親高聲驚叫：

「什麼」？

隨後又叫道：

「啊，不會的！絕對不會！我兒是無辜的！他們錯認了好人」！

我母親面如土色，由妹妹們追隨着，走上樓來，似乎要做我的保障，向我伸開雙手，急步跑來。

「我的恩力！我的兒！我的心肝！人家誣告你呢！警察要來拘捕你！啊！他們要把你捉去，非把我先殺了不行」！

「媽媽，你安靜吧」！我把心一橫說：「他們是有理的」。

我指着在路上停留着的馬車，接續說：

「媽媽！我的確闖了禍」！

可憐她仍不肯相信，教我火速從後門逃走；但我硬着心，讓她失望暈厥，自願交在警察的手中。

下了樓，經過前廳，家僕們莫不憐惜地注視我；我上了車，被押到監獄去。

四十三 太遲了

我被監禁了！

不問情由，他們就把我趕入獄裡，我連辯護的時間也沒有過。

試看世界以其諂媚，欺詐的狂風把我吹到那裡去了！

我被投進絕望的苦海中，不知如何處置自己。最先湧進我的明悟的念頭，是尋短見，但一切可以自盡的工具都被奪去了。本來我想把腦袋猛撞在牆上自殺的；但死亡的可怕又把我嚇住。

我要變成瘋子了；但害羞，與良心的譴責，使我非常難堪。一種劇烈的熱症，害得我狂呼亂叫，倒臥在地上。

監獄官見我害病了，就把我帶到另一個獄裡。有一個醫生屢次來診症，一個仁愛會的修女常在床邊顧照我。

熱心的修女，殷勤熨貼地做愛德的工作。

我不知道在監獄裏過了多少日子；似乎我入監的第一天，就是永遠的開始。

時光流過了一大段之後，我甦醒過來；日間能够離開板床，站起身走動下。

一個晚上，獄卒說有人來探訪我。是我的母親；我最先是從她的聲音辨認出來；否則，我絕不會認識她

，因爲他瘦得不成人樣了。

可憐的母親！

「兒呀！」他說着，就倒在我的手臂中。

「遠離我！媽媽，遠離我！」我高聲說道：「你不知道，我已不堪稱爲你的兒子嗎？你遠離我吧！我已不堪稱爲你的兒子了！」

「噯，兒呀，緘默吧，假使你不願殺掉我的話！看天主的面上，你鎮靜吧；事情并不是這樣嚴重的。你所打傷的那個青年已經痊癒了。他如你所求，已完全寬宥你了。」

「痊癒了嗎？你怎樣知道？」

「我完全知道！並且知道他的父母，打算使你即時出獄。不久之後，你就可重回家中，獲得自由了。」

「不，母親，我絕對不會再回到家中去！我的名譽已掃地，怎能再回到我父親那有名譽的家門去呢？」

「那麼，可愛的恩力，我們就再回到義大利去吧！」

「也不行！也不行！」

「噯，兒呀！我明白，你想把我犧牲了，爲壓止你良心的不安！你本應回到我用強力迫你離開的地方去！天主怎樣降罰我呀！兒呀，祂的義怒真可怕！我被一個恐怖的夢魘制着。真的沒有方法可以補救了嗎？」

「太遲了，媽媽太遲了！一個褻聖者，一個罪孽深重的囚犯，一個名譽掃地的敗家子，是不能再進入神聖的場所，因爲他所附有的瘟性的臭氣，將會弄污天主的宮殿。不，不，不，太遲了！對於我，一切都已過

去，無可挽救了！」

「但兒呀！我要替你補救一切；天主是全善的。祂會寬免我們；我讓你自由去奉事祂，我……」

「現在嗎？噯，媽媽！最好不要再提這事了。我知道，你在這幾天內完全改變了；你已不是先日的那位母親了。但是可惜，可惜，已經太遲了！不要再想它吧！一切都已過去了」。

「你若不給我指出你最後的趨向，我準得被氣死！兒呀！兒呀！你給我說吧，你可以跟隨你的聖召！」

「你還說什麼聖召呢？我的聖召已經失落了。當我有着它的時候，當天主用祂愛情最大的吸引力叫我的時候，你應該讓我自由去跟從。但當時你却不是這樣做！你把我從那已經路上的聖德的道路上拉回來；你從天主手中把我搶走，投入罪惡的深淵裡；如今我已變成無用的廢物，你却想把我獻給天主！這真是一回莫大的侮辱！太遲了！太遲了！修院的福樂，別了！嘉祿，別了！我往日已得着，如今失了的天堂，別了！永別了！」

「不，兒呀，你看天主的份上，千萬不要這樣說，千萬不要絕望。你這樣是會殺死我的！我明白，我們的一切災難，都是我個人的罪孽招來的！」

「媽媽，我已給你說過，已往的事，不要再提它了；現在我所當做的，是設法再與天主和好，以求得善終的特恩」。

「死！你瘋了！你說什麼？兒呀，寬免我吧！我跪着求你，寬免我吧！」

「媽媽，請聽我說！」我扶起她：「假使我的寬恕是足以令你接受天主的聖意，而得着平安的話，那麼

，你去吧！我已全心寬恕你了。罪過并不全是你的；我本來能够而且應該更勇敢地反抗！去吧！盼望天主寬免你，好像你的恩力寬免你一樣！」

我還探問了別的事情，和我妹妹們的消息，但沒有得着什麼安慰。她們也如母親一樣，被投進一個無底的苦海，日夜熬受難以容形的磨折。

母親和我會話的時間已滿了，我們哭着擁抱過之後，她就離開我走了；臨別時她轉給我一封信。獄門重又鎖上，發出一種沉重的令人怪難受的響聲。

四十四 只有他來安慰我

這天晚上，獄中的生活簡直是度日如年。

各囚犯所發的怪刺耳的歌聲，使我震耳欲聾，獄卒的臉格外顯得冷酷；監獄比往日更淒涼。

是的，我覺得淒涼；一股顫抖的冷氣凍結了我的熱血，加速我心脈的搏動。

我本是嬌養慣了的，傲慢不屈的，現在被囚在獄裡，怎能熬得住呢！

我覺得筋疲力盡，沒有半點氣力；彷彿所負的殘軀，已是奄奄一息，沒有生活的希望了。一種異樣的咳嗽，更使我替自己的壽命擔憂。我希望至少能離開那裡，在外邊死，有親友繞着，這樣還可以聽得一句熱情而神聖的說話。天呀！我的抽搐多麼厲害呀！多麼難受呀！

我的視鏡機械似的移到母親轉給我的信上，是誰寫的呢？噯，嘉祿，這於我是一件多麼羞恥的事呀！我聖善的朋友寫道：

「可愛的神恩力！

我有一個從兄弟住在你的城裡，我把你交托他，叫他照顧你，如同照顧我一樣，關於你的遭遇，我都知道了很清楚。

既然我時時都是你的昆弟，當然也爲你的不幸而痛哭，如同往日與你分享純潔的快樂一樣情深。可愛的的朋友，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爲你就愛！

但還不是完全絕望的！

誰曉得，天主如此警戒了你和你的母親之後，不會給你施行祂的大仁慈！這是天意！你知道天主的仁慈是無邊深闊的，這正是你當奔投的所在。

只有我和我們可敬愛的院長知道你離開義大利以後的遭遇。

我和他同哭你的不幸，一齊禱告，使你能回到天主的羊棧。

我知道，我的那位從兄弟會竭力幫助過你，曾經幾次救你脫離危險；有一次還從死亡的手中救你出來；我真不曉得怎樣去報答他！他一定不能給我做一件比這更煥赫的義行了！他也有意要離開世俗。盼望天主接受他的志願！

今日我也給他和一位你很熟識的某校的校長神父寫了一封信，那位神父在近數日，逗留在你住的那

座城裡，盼望他會去探訪你，安慰你。希望你會歡喜再看見他。相信你的靈魂定能獲得浩大的神益。

可愛的恩力，你再回到羊棧來吧；既然我們再看見一個常常保存着忠信的兄弟，已嘗着莫大的快樂；要是接受一隻失而復得的羊，一個誠心懺悔的浪子，所嘗的快樂該是多甜蜜多美滿呢！

願耶穌瑪利亞若瑟，保佑，降福，安慰你和你的家人！

最愛你的神昆

嘉祿·德杰志。」

我含着苦淚去吻那封信；嘉祿那溫和熱心的態度，在我腦海中活現出來，極其高貴可愛。

那些往日常常教我胡混的世俗朋友，現在都到那裡去了呢？我的遭遇已使他們不願再來見我了。現在圍繞着我的，只有誑騙與空虛。

只有嘉祿從遠方寄信來安慰我這可憐的靈魂。

我不會用人世間的說話來表達我誦讀這信時所有的情緒。嘉祿還稱我做昆仲；他說：「我們的院長」；他還看我是他們的神子，同學。所以他們還以仁慈的口吻對我說話，以仁慈的臉容向我微笑！

既然嘉祿是這樣良善，我的院長是這樣慈祥，肯寬免我過去的罪戾，再伸出手，接我回到修院去；難道天主不肯寬免我嗎？天主做了那些慷慨的心靈，自己怎會比不上他們呢？

可是，不！他們不知道我犯了褻聖的彌天大罪，他們沒有完全知道我離開修院以後的行爲。

四十五 重獲自由

我再三再四地把那封信誦讀默想，一邊讀，一邊吊淚，把整封信都溼透了；當我的明悟，正在計劃着怎樣去同天主和好的時候，獄卒却來通知，有一位神父要見我。

彷彿這是一位天神的顯現。當我知道他是我往日的母校校長神父時，便暗自感到莫名的詫異與慚愧！

我認爲自己的眼睛哄騙我；但詫異過去後，我定了定神，見他走過來，於是趕忙跑上去迎接，俯伏在他脚下。

「神父！可愛的神父！……」我不能繼續往下說了。

他以一種無可言狀的慈祥扶我起來，要我坐在他旁邊；很溫和地問我：

「可愛的神子，你好嗎？」

「哎，不好，神父！極之不好！」

「你覺得有什麼不好呢？」

「我覺得不好是在這裡，這裡！」我用手指着心窩說。

「可愛的神子，我幾乎不認識你了！你的面孔蒼白得如同一個病了很久的人。」

「啊，神父，神父！你的愛德真是偉大，到這罪犯的拘留所來探望我，安慰我……」

「我已寬免你了！」校長打斷我的話說。

「呵，我是不堪得這福份的，神父！」

我不曉得再說別的了；只是握着他的手貼近我的嘴唇，懇摯地吻它，和蓋上熱的苦淚。

「不，恩力，你不要這樣失望；你常常都是我可愛的神子；而我亦時時想念着你。我自從來這城市，視察會務之後，便千方百計的尋覓你，但總是找不着。昨天接到你同學嘉祿的來信，說及你的可悲可痛的歷史，才知道你的下落。可愛的神子，我已經知道一切了；但你不要以為我因此減少了對你的愛心；相反，我可以給你保證：天主所願意給與你的磨煉，與及你所遇着的不幸，把我對你的愛增加了不知幾千百倍。」

「神父，你真是善良的！你是一位「人」。我說：「我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神父，你還沒有完全知道：我是一個可詛咒的罪犯呢！」

「可愛的神子，你說什麼？呵，你看天主的份上，千萬不要再說這些凌辱天主的話。我認識你整部生命歷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你為什麼要拒絕天主的仁慈。可愛的神子，你須知道，今天是天主打發我來，為告訴你，他常常愛你，願意收你在自己仁慈的蔭庇之下」。

「神父，你說的是真話嗎？呵，這於我是一種過份的恩典。對我還有仁慈的餘地嗎？耶穌還會愛我嗎？」

「神子，我不曉得怎樣給你說明，而你自己也不會懂得，耶穌還是多麼的愛你！」

「是可能的嗎？！在我殘忍的基子 茹達斯把祂出賣之後，在祂已將義怒擺在我頭上之後，在我………呵

，神父，你不知道！在我冒領祂的聖體之後，祂怎樣還能夠愛我呢？

「可憐的兒子！我早已懂得這一切了。我因為見你得罪了祂後生出真誠的懺悔；和看見你想再做天主的朋友的心是熱切的；你會作了一度犧牲，一度可憐的犧牲。你可以引為自慰。天主這樣厲害的磨煉你之後，打發我來，對你說，祂愛你，祂還是一心愛你。」

沉默了一會兒，我極感動的說：「神父，你的說話很能夠安慰我。請你再說，還給我再說，耶穌是不是準備了寬恕我，以仁慈接待我」？

「是的！是的！恩力，我再次對你說；耶穌打發我來，使你再與祂和好，而且叫我在你的心靈的創口上，塗上祂的愛情香油。今天我的心對我說，我是不堪被選來做執行這個奇偉聖寵的工具；這聖寵正是為你預備的，可愛的神子」！

「我所要求的聖寵只有一樣，就是再與天主和好及得獲善終。我還要逗留在這塵世幹什麼呢？我覺得自己離開這塵世的日子已經來近；我沒有力量了，我以加速的腳步，向着死亡的路邁進。請你幫助我，再把平安賜給我的心靈吧；你不要快快離開我吧」！

「可愛的神子，我是特地為你而來的；安心吧，我不會離開你。此外你不必想這樣快離開我們。或許天主還要你幹很多的大事呢。我希望不久之後，能再見你回到修院去，跟你的同伴在一起，因為有一個甜美的希望向我微笑着；我相信你得回靈魂的健康之後，也會跟着得回那肉身的」。

我跪伏在他足下，一邊洒淚，一邊將自己可傷痛的變遷，一五一十向他告訴了，誠懇而周密的告明我的

罪，好像在舉行最後的告解一樣。

我爬起身來，已是前後兩個人了。我還是洒淚哭着；但現在所洒的不是悲痛，而是安慰的淚；我覺得內心有着一種異樣的平安與快樂，這我真不曉得用說話來表白，它也是我很久沒有嘗味過的。啊，天主，人類只有親近您，才得到安穩的所在，因為您俱有他們最甘甜的希望，最甜美的慰藉。我從沒有嘗試過這因愛您而生的不可言狀的甜蜜；您再提拔我吧！使我再為您而活，使我能做相稱的補贖吧。

我握着昔日的校長神父的手，貼近嘴唇，誠心地說：

「多謝，神父，我萬二分多謝你！我是有福的！假使我現在死去的話，我是極喜歡接受的！誰能料想得到，在這短促的時間內，可以獲得一個這樣特別的恩典呢？瑪利亞，至聖的童貞聖母，我多謝你！」

「你看！」慈祥的神父說：「你看，天主給你所施的仁慈是麼大。現在你要小心翼翼，忠誠地去相稱它吧！你已回到正路上了，現在你要孜孜不倦，行善避惡，將你整個的身心，重交回天主，以獲得祂為你所準備了的常生吧」。

「神父，我怎樣能夠將昔日整個的身心交還耶穌呢？雖然我還沒有把這個心交給他人，它還常常佩帶着我所烙印了的耶穌聖名；但我在未過度這罪孽的生活以前，已是一個虛無的東西；現在不是更成了虛無嗎？」

「把這骯髒的爛布，刺鼻的屍骸獻給耶穌嗎？神父，你不見我連站起來的力量也沒有了嗎？你應允我一件事吧！我要求你一個大恩典：就是使我在棄世以前，能再看見我可愛的嘉祿；在各師長面前求恕；你在我旁邊，直至我斷氣的時候。神父，請你不要離開我！」

「恩力，別這樣說！天主能用你做什麼？啊！可愛的神子！天主是偉大的。誰可以知道，或許祂要揀選你做祂的光榮的工具。我們是什麼呢？我們比虛無還要小，但天主是偉大的，全能的，能做祂所願意做的一切；而且屢次揀選最中用的受造之物去幹最偉大的事，爲更顯明祂無限的權能。昔日歸化了保祿，奧斯定，與及使很多其他放肆的罪人回頭改過，而得着祭台光榮的天主還沒有死，祂是永遠生活的，不死不滅的！可愛的神子，誰人對你說過，你這樣年青的人，回頭改過之後，不能再做光榮天主的工具呢？你不認識聖保祿，聖奧斯定，聖女瑪大利納的行實嗎？他們比起你來，不是更厲害嗎？但回頭改過之後怎樣呢？不是成了光榮天主最大的工具嗎？」

「可愛的神父，巴不得耶穌願意，我能以一個新生命去彌補我的惡表和罪孽。神父，我對天主所愛的什麼也不推諉，不過我覺得心窩裡，有一個聲音繼續叫我妥善地預備終期的來臨；我若再生活下去，恐怕會重蹈前轍，得罪天主」。

「可愛的神子，你應一心順從祂聖的措置；祂要你這樣，你就這樣，祂要你那樣，你就那樣；你要全心托賴祂的仁慈，向祂作誠摯的禱告。可愛的神子，現在够了。我這裡有帶你出獄的憑證；你已獲得自由了，外邊有馬車等候我們，我要伴你回家去。你同我來，去安慰你的母親吧！」

這個消息固然是意外的，但并不使我有什麼了不得的詫異；我只覺得自己以後應設法反報他而已，我吊着淚向他致謝解救的大恩。

我跟着他走出牢房，下了樓，跨過監獄的廣場。我已是自由的了。心中急遽地要遠離它，不敢再回頭向

它瞥一眼。

不久之後，馬車把我帶到家門前了。

我懇摯地請求這位熱心的神父伴我上樓，親自把我交與失慰的母親。但他憶起了最後一次和我母親所發生的衝突，以爲現在和她相遇是不適宜的；所以推却了我的請求。

我和他再三擁抱之後，就告辭了。

我怪害臊地踏上一個月以前我會失望地走過的樓梯，我以為沒有再跟它接觸的希望了，誰知竟然有今天這意外的遭遇。

四十六 出獄後

正當我的形軀日益衰弱下去的時候，一種超然的力量却把我的精神強健起

我開始致候那光輝而嬌艷的大自然，對宇宙現出希望的微笑。

我默想聖而純潔的天神之糧，每日把它接到心中。歌唱心安神怡的歌調；我相信，我禱告：寬赦已來到平安與復活也快將來臨了。

願天主照顧我的母親。

四十七 一個暗示

今年一月的初旬，真像是我生命的末日？！

我的校長神父在離開西班牙以前，還來了一次探望我，和我作別；我也應允他，自己得回健康之後，準的要再回修院去。

但我覺得自己的力量，日益衰弱；我得回健康的希望，已沒有把握了。醫生們已蹙額猶豫着，就慌我的生命快將告終了。但我歡喜接受；我把痛苦和死亡獻給天主，以補我的前愆。

可憐的母親！她也洗面革心，悔改前非，開始一種聖善的補贖的生活；日間抽出頗長的時間來祈禱默想，每日去恭頌耶穌聖體。她只求天主一樣恩典：使我復得健康，而能回到修院去。她要把我獻給天主，假如她不先收我靈魂的話。

她祈禱，常常不由自主的覺着肌肉猛烈地抽搐。

四十八 一個偉人的駕臨

四月開始了，巴塞羅納全市騷動着，各地的報章也登載它的名字，因為不久之後，將會有一位煊赫的偉人到來，給它增光。

各報社和各團體都很熱烈地稱譽這位超凡的偉人。有人給他撰述生平的照片，有人歷數他偉大的驚奇的工作。一總的人都懷着崇拜的心向他致敬；他之來臨，確實給本市增光不少。

這人是誰呢？有這樣大的吸引力！

他的門第並不煊赫，沒有什麼權勢，他的名字在過去並不怎樣見重於世。

他是農家出身，耕着祖先的遺田。但他無論日夜，常是呼號着他的天主。

天主用他來做自己全能的奇妙工具。

他有着美妙的溫和，赤子般的樸實，天真，安靜，明智；他是一位宗徒，他復甦人的靈魂，推進世界的活動；自己却退匿于謙遜的氣氛之下。

他受人誣告，凌辱，鄙夷，負責，磨難；但他常秉着「愛」的利器去應付；而凱旋之歌在他的宇宙內，正如雪片似的堆塞着。

他拊制私慾，暗地裏吊淚，直行聖德的道路。

他的武備是祈禱，他的政策是忍耐，博愛，謙遜。聖善的人的天主常與他相偕。

他每到一地都備受人們的歡迎；青年人燃起新的理想之火，與高彩烈地追隨他；老年人去請教他，爲的盼望在坟墓邊緣上與天主和好；慷慨的人寬宏大量地去相助接濟他，給世人與天主建下豐功偉業。他對於一切都表示接受，調和，等候和祝福。

他駕臨的一天，眞像是凱旋而歸。

社會各界人士，各機關的要人和代表，都到車站去迎接他；有市長，財政長，鄉長，大學教授，各公教團體，青年會社，與及聖味增爵的仁愛會修士等等。主教因下鄉巡視教務，不能參加，但也特派代表來歡迎。本城各縉紳都爭着迎他到自己的住宅去。

當載他來的那輛火車，在遠處隱約地探着頭的時候，衆人就一齊鼓掌歡呼向他致候。他來了。

從車廂走下來一位年逾六十的老人，彎着身子，但容貌還是青春，新鮮；他的視線朗朗若星，他的笑容天真而活潑，舉止溫和，說話甜蜜。

他爲了要登上在車站一旁停着的馬車前，須要費去約摸一個鐘頭，因爲圍繞着他而想物他的手的人，簡直擠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看真他的丰采，和他說話，或至少能聽聽他的聲音。凡不能到達他跟前的，都爬到柱頂，窗戶的鐵柵上；有些用望遠鏡從遠處去眺望。

他用赤子般的熱誠，向衆人致謝，微笑，祝福。

至少有五十多個家庭預備着美麗的車子，爭着請他乘坐，爲給自己增光。他要怎樣辦呢？厚此薄彼，不是太使那些熱烈歡迎他的精神掃興嗎？

「先生，請坐我的，我是某某侯爵」。

「先生，我是某公爵……請您不要推却我的好意」。

「先生，您認識我，請坐我的車去吧！我是某伯爵……」

偉人的答辭是美滿的：

「各位尊貴的先生，我真有點昏亂了；各人的車子都是美麗的，是我所愛坐的；我不知道要上那一輛才好，您們每位先生都是我所敬愛的，同時我也須要車子來代步，因為我沒有氣力跑這一段路。我以為最好這樣辦：第一輛車子載我到學校去，第二輛在那裡等着，再把我帶回這車站來，第三輛又把我帶回去；這樣一來一往，使各位都能快意好嗎？」

衆人都稱奇這偉人的精神，再無一人提出異議。他上了一輛最貼近自己的車子，在羣衆的歡呼聲中漸漸去遠了。

民衆，官長，神職界與及社會各階級的人，都以他爲說話的中心；衆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向這位天主所賜的賓客致敬。他是誰？是一位端莊，謙遜的公教司鐸；他沒有恆產，沒有權勢；他爲他的三千多個孤兒向人家求施捨，他是十九世紀的奇跡，是一位愛德的宗徒。他的名字叫若望·鮑斯高。【註一】

四十九 求見偉人

當我母親知道這位天主的忠僕來了之後，在她心靈上似乎活現了一個希望。他向我縷縷陳述近日所發生的事，尤其是關於民衆因那聖善老人的祈禱，所獲得的靈跡。她給我購了一本這數日來在巴塞羅納人人都拿着去玩味的鮑斯高神父傳，是愛斯卑尼博士所著述的。

我念了那本書之後，滿口應承母親的所求：她要同我去拜訪鮑斯高神父。他住在沙利亞一間學校裡【註二】，相距我們並不十分遠，坐一刻鐘車子就可以到達了。母親有着活潑的品德，希望得着一個奇跡：她見醫生們都束手無策，幾乎已決定了我的終期，所以她把整個的希望放在那聖人的祈禱上。

四月廿八日下午，我們到達了沙利亞。我們以為立即可以會見那偉人，但我們被騙了，事情並不是這樣容易的。

沿途已見有很多的民衆，但到達了工藝院之後，更見得人山人海。

民衆與車輛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廣場的空地上，只見一片人頭在攢動。四周的圍牆上，樹上，屋頂上都滿站了人。

下午三點鐘的時分，太陽燒灸得非常之厲害。

我請教一個溫和的工人，這許多民衆是幹什麼的。

「什麼」？他說：「少爺，你不知道嗎？在半點鐘之後，鮑斯高神父就會到窗欄處，降福在場的衆人」
「鮑斯高神父不接見外人嗎？」

「呵，可愛的朋友，這是不可能的！你不見這樣多的人嗎？他初到這裡的時候，有些幸運的人去親近過

註一：恩力所記述的這事是真實的，不過發生的地點，不是巴塞羅納，而是西班牙的另一個城市。他或許聽了人家傳述而記載出來。筆者不敢把這事從他的日記刪去。特此聲明。

他；現在他的身體欠佳，不能接見了；但即使能夠的話，你以為要接見一總的人辦得來嗎？」

「我明白。這真倒霉了，我們連他的降福也不能領受呢；在這街道上，我們是不能看見鮑斯高神父的面目的。改日再來吧；或許明天沒有這樣多人」。我轉身對母親及妹妹們說。

「呵，太太」。工人對我母親說：「你不要相信他的話；明天的人只會加增不會減少的。你知道這些在場的民衆，等候了多久嗎？天還未亮，早上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已在這裡等候了；鮑斯高神父今天整天在外面，數分鐘以前剛才回來；但沒有一個人覺得疲倦，而肯讓開自己等候的位置」。

「這些民衆不覺餓嗎？」

「可愛的少爺，各人都隨身帶着乾糧，倘若地方較寬闊的話，就席地而坐；否則，就站着吃他們的東西。為得看見那位聖人，聽他的說話，領受他的降福，做些齋戒補贖，也是應該的。老實說句，飲食方面，他們幾乎連想也不想的」。

「這些民衆在這裡等候，真的只是為領受他的降福嗎？」

「是。他彷彿是一位天神；在降福的時候，他常是情不自禁的吊下珠淚來；呀，他的降福的效果確是驚人的！我親眼看見，昨日一個癱子，由兩個人抬着進去，出來的時候，却已能獨自的走動，完全痊癒了。到

註二：這是鮑斯高神父在沙利亞親手所創辦的兒童工藝院。有數百多的兒童在那裡學得救靈的要道和

謀生的技術。

處都有人講論他所做驚天動地的奇事。你看，廣場上正有不少病人向鮑斯高神父期望賜予健康呢！」

「果真沒有方法可去親近他嗎？」

「是一件頗難的事。假使你有忍耐等候的話，或許……但你們看，這許多民衆。在門房處貼着有張佈告，鮑斯高神父在某某時刻到窗欄處降福。那裡也有一本巨冊子，每日都有整百整千的人在上頭署名。

鮑斯高神父就降福這些名字，照他們的意思祈禱」。

我立意要等候；使車子退在大路的一角，同家人鑽入車廂去，希望碰着一個意外的運氣，能被招入工藝院去。

五十 聖人的安慰

忽然聽見一陣歡呼萬歲，與及震天價響的鼓掌聲，我立即明白鮑斯高神父出來降福了。隨着是一會兒深沉的默靜，之後，又是一陣歡呼鼓掌，整千整萬的羣衆稱心適意地，漸次疏散了。

有些揩着淚，有些興奮地說着，有些潛神默想，漫步回家去。

我們下車，向工藝院的門房走去。一位神父迎上來，對我們說，已經向羣衆佈告過，鮑斯高神父現在極疲乏，不能見客。

我求他至少讓我同家人到院中的聖堂去，在鮑斯高神父每日獻聖祭的地方祈禱。

我們得了所求。院門閉上了。只剩下三十人左右，在聖堂裡虔誦玫瑰經。

我把十五端玫瑰經念完了。末後鮑斯高神父的一位年青書記到來說，聖人在自己的房內等候降福我們。母親貼近書記的耳根，請他看天主的份上，讓我們得着一次破例的拜見。他叫我們和衆人，一同上樓在會客室等候；他會盡力設法，使我們獲得所求。

衆人都進了鮑斯高神父的房，我們獨自留在外邊；衆人領過他的降福聽過一些聖訓，和得着一個聖牌。一個年青的婦人，哭笑交半，高聲叫道：

「鮑斯高神父醫好我了！鮑斯高神父醫好我了！」她的叫聲，登時把家人的視線吸引住。

我問她得了什麼奇恩，她答說：

「叫她們替我說吧，因為我太感動，萬不能說了」。

她由兩個女朋友伴着，從巴塞羅納昇到來這裡，爲求聖人的降福。

某日她下樓的時候，一個不留神，滑腳踏了空，從高處跌下來，把兩條腿骨跌斷了，成了個癱子。

醫生們認爲她受傷過重，無法救治了。

她終日困在床中，不能自移寸步。聽人說及鮑斯高神父，就大發信德，托聖額人的神能，請人家昇她到沙利亞來。

她自經領受鮑斯高神父的降福後，便下意識地站起身躡出房門，覺得自己痊癒了。

書記出來了，領我們到鮑斯高神父跟前。我偕姊妹們跪着。母親高聲呼叫：

「神父，醫好我的兒吧子！」說完，放聲大哭。

鮑斯高神父把一隻手放在我頭上，凝視着我，向我微笑：

「可愛的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我名叫恩力·基士愛理。」

「你現在做着什麼？」

「現在只是困守在家裏，神父。我在義大利結束中等教育之後，入了修院。可惜不久之後，父親的死亡竟把我拉出修院，被拘留在這裡，受親友的監視，最近得了肺病」。

鮑斯高神父向我們說了幾句很慈祥，很可安慰的話；給我母親保證，進教之佑聖母必會再賞賜我肉身的健康，假使這對於我靈魂有裨益的話。

我是最後向他辭別的，他緊握着我的手，當我俯吻他的手時，他貼近我耳根，慈祥地說：

「可愛的神子，你妥當預備死吧！天主很愛你；你將來必獲得安慰而死；你還可以發修道的聖願，尚有八個月，你就可以安享天堂的永福了」。

五十一 一切都過去了！ 一八八六年，十月，廿六日。

我肉身的健康日形惡劣。已經四個月沒有寫日記了，單是今天才執筆再寫。

我真不容易懂得鮑斯高神父的說話！

我盼望在這數月內，天主賞給我相當的力量，能再回到修院，作我的神操，發聖願，死在我的神昆們的

手中。但我恐怕這只是一個夢。

我已無力支起自己的軀體了。

修院，默想，祈禱，唱聖詠，做補贖，小房間，這一切對於我都成了過去。

我惟一所期望的是耐心等候生命末日的來臨，準備獲得善終。

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要說，很多的心意要表露，但我沒有力量了……

死亡已在我身旁振翅翱翔。

死究竟是什麼？是一個勞苦日子的結束；一度暴風雨後的虹霓；是軟化鐵石心腸，使之歸向天主的重要關頭；是轉進另一個生命的過程；這是甜美的，神聖的，永遠的。

啊，天主，我將幸福地被放到坟墓的幽靜中去，您的安排，是不受阻撓的。請您可憐我的母親！啊，仁慈的天主！

五十二 遺囑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卅日。

差不多已有一個多月我不能起床了，到底還振起力量給嘉祿與我昔日的校長，寫了最後的一封信。

我苦苦向院長求一個特恩，即是准那位有聖德的朋友來給我送終。我希望能滿所願，由他閉我上的眼皮，把我的手交成十字形。

我也請嘉祿將我這些零碎的日記整理一下，設法使之刊行問世。可愛的嘉祿，我把我的筆交給你，你去將我的日記整理，連轍，不要丟掉什麼，連那些有碍於你謙遜的地方，也不要刪去。

這是你臨死的恩力最後的志願。

我不能以工作來行善救靈，但我希望能用表樣來裨益人家的靈魂。誰曉得有多少青年受騙呢！誰曉得有多少父母受私愛或暫時的利益所蒙蔽呢！我盼望憑我的小史，他們還會知道及時後悔，改過前非。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願天主常受讚美！從義大利飛來了幾封信，給我報告，嘉祿已啓程來探望我了。

啊！你要逗留在這裡，直至我噁了氣；你閉上我的眼皮罷，可愛的嘉祿！

我覺得生命的末日逼近了；我的體力已經消滅了，我顛震着手寫這最後的幾行字，昏迷了幾次，寫的時候，眼睛也看不見什麼東西。

我的生命已踏上歸途；暴風雨平息了；跟着罪孽和痛苦之後，是天主上智的大目標；流配的慘劇已轉入安慰的高潮而收場。

我的死是可安慰的，寧謐的。母親，我遺下給你的是整個的寬恕；我的口唇絕不會流出控告你的說話。

願天主寬宥你，如同你的恩力全心寬恕你一樣。勇敢吧，母親！我們大家將會再告團圓在永生的境界裡。我的妹妹，我要向你們告別了！假使天主要你們代替我去做祂的淨配，如同你們會多次向我說過的一樣，那麼

你們要忠信於祂，愛慕祂與及爲你們可憐的哥哥的靈魂祈求祂，使之早日獲得永久的安息。我要在那上頭爲你們祈禱，等候你們。可愛的嘉祿，別了！我誠心多謝你爲我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多謝你在這些日子內爲我所生的愛德。我到了天堂之後，必會記着你。

我們大家準備着吧！天主忽然會來到，敲我們的門。——「你準備了起程嗎？永生在等候着你」。

——義人在這時候也是如同站在荆棘叢裡；我將怎樣呢！

呵，天主，您的仁慈是無限的；您指示了人類懺悔的途徑。您最後的一句話是寬恕。您慷慨地接受人類的痛苦與及珠淚，您是仁慈的父親，您收容向您哀求的人；呵，天主，求您垂顧我這罪人吧！

五十三 最後

可憐的恩力！爲什麼這樣快離棄了我！或許慈悲的天主見你懺悔的真誠，賜你特別的恩典嗎？或許天主的仁慈見你已堪入天堂，所以立即招了你去嗎？

我相信是這樣的。這個信物對我微笑，這個信物減輕我的痛苦。天主要你去親近祂，因爲你的懺悔是誠實的，深切的。

我深信這是真實的：你已安居在永久的福地了。

★

★

★

既知我的朋友病重垂危，又屢次表示要再見我，我於是請准長上去見他。

我焦急地趕路，待踏過了比利牛斯山才稍覺安靜。

我找着他臥在床上，一見他面容瘦削，兩眼深深凹入眶內，兩頰酡紅，就立即明白死亡跟他不遠了。

可憐的恩力！

他的死亡，固然使我嘗味到最大的悲痛；到底能在臨終的時候照顧他，能作證我對他的愛，能得着准許來陪伴他到天堂的門口，也是一件令我快慰的事。這個想像是我在悲痛中，所感到的最甜的慰藉。

我可謂來得及時，能看見他還在活着；他之所以走入迷途，乃是他的家庭環境使然，並非他立心如此。

一個青年在學校求學時常爲諸德的鴻範，忽被一種外來的惡勢力威脅着要拋棄自己所走的道路，只算是不幸的環境，使他成了世俗的犧牲；這樣的心靈，怎能算是立意爲惡呢？

恩力是一位天睿聰明，熱心出衆的青年；但我也應該說，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他的主意不够堅決，這本來是從經驗中煉出來的。但一個僅可二十歲的青年，能有什麼經驗呢？

我伴在他床邊約摸有十二日；我看守他如同兄弟一樣，這是我一向對他的友情。我總不能忘記剛剛到他家時所得的印象。他從前那天真的表露出高貴與神聖理想的手采，現在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了！一切都變樣了！我在未呼喚他以前，先洒了一場苦淚。

他一見我，就認識我是誰。登時勉強支持起來，不停抽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伸出兩手，把我緊緊抱在懷中。我們兩人的眼淚混和在一起。

經過了一度沉默，相抱，吊淚之後，我們交換了很多愛的表露。

可憐的病人心裡充滿着聖的喜樂，不斷地用低沉的聲調對我說：

「至少我會在你手中斷氣，你是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朋友！」

他的母親和妹妹們對我說，我的來臨，簡直是把生命力再給還她們和我的恩力。這種甜蜜的夢，也似乎是事實。

他甦醒過來之後，一連兩三日，容光煥發，有說有笑，好像有了轉機；一夜，他從熟睡中醒過來，叫着我的名字，我立即翻起了一個希望：他已轉危爲安，不久就復原了。

「嘉祿！」他叫道。

「恩力，我在這裡，在你的旁邊」。我說。

「嘉祿，不要被騙，你須知道我快要和你永別了，我覺得死神已伸手抓住我了。你在我跟前固然使我精神抖擻，但我覺得一時不如一時了。現在你不要遠離我，直至我呼了最後的一口氣。我需要你！我要把心裡的一切說給你聽；我求你順從我最後的要求吧。請你聽好！」

「我直至不能執筆的時候，才停止了我的日記；這是我小小的生活日記，我要把它交給你，願你把它出版行世，爲讓那些被天主叫去做修道的青年知道，他們在世界上是找不着真平安的。因爲那些被天主揀選的人，是再找不着他們的快樂的，假使不離開世俗的話。

「各人有各人的磨煉。但無人可以離開自己所當走的道路。」

「我自從領受了鮑斯高聖人的降福之後，就給進教之佑聖母許願，要把我的日記付梓行世，你就是我這許願的執行者。嘉祿，你答允我的所求嗎？」

「可愛的恩力，我應允你！」

「我早已想到你一定會這樣回答一個臨終的人的要求了。」

他這樣說着，從枕下抽出一捆紙來：

「這就是我的日記」。

他接着說：

「現在我想你代我求巴塞羅納的我們修院的院長，在黃昏前來探望我一次」。

「他已許下今天來見你了」。

「有他和你在跟前，我會覺得勇敢些，力量也加增些」。

「但你既是這樣渴望再見我們的長上……爲什麼？……」

「說吧，嘉祿，說吧！你想對我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但我似乎……」

「喂！說吧，嘉祿！你一定有些要緊的事，爲什麼吞吐着不說呢？」

「好，我就坦直的對你說吧。你有一個慷慨的心靈。天主會召叫過你的靈魂，而你的靈魂也懂得了祂的聖意。現在你本來已經完成了初修期了……」

「呵，可愛的嘉祿，我明白了。你想叫我發修道的聖願。你以爲我還堪得這個恩典嗎？……你不知道我自從離開你之後，就把一切忘得一乾二淨，連你給我的熱情的信，也懶於答覆嗎？」

「但過去的已是過去了；你不必去多回憶。慈悲的天主已把你所犯的罪抹消了。爲什麼你還去追憶那些針尖似的事呢？」

「你以爲院長會接受我的聖願嗎？」

「恩力，我敢保證。我從義大利來，得了我們的總會長重要的恩准」。

「嘉祿，嘉祿！你真是我的安慰天神；你是天主所遣發的使者！你所說的正是我最熱切的願望；不過自己反省是一個罪犯，沒有半點功勞，無論是你或別人都會說我是不堪得這奇恩特寵的，所以沒有勇氣對你提及」。

「痛苦和懺悔已把你煉得純潔無瑕，使你能再同天主結合了，聖願會把領洗時的潔白還給你。我想信這對於初修院長是一件最好的消息：若你表示渴望發聖願的話」。

「假使我得了這個大恩典！我那真是有福的。我的母親和妹妹們必會快樂得什麼似的。但是嘉祿，我還有享受這快樂的權利嗎？你以爲我犯了這許多重大的罪之後，還堪得這個特恩嗎？」

「你托賴我們的院長和我吧！他會判決這件事」。

「哦，是的！你叫他來吧！有他和我，我可增加勇氣，和希望。」

「他不久就會來了。昨日我把你的病狀報告他，且請他叫修院中的人繼續爲你祈禱。恩力，我現在暫時

離開你，去叫我們的院長快些來」。

我直向修院跑去，將一切經過報告院長，他聽見了，即時多謝天主賜的這個大恩，趕着和我起程。

恩力熱心地祈禱，等候我們。他的母親和妹妹們圍着床緣，虔誠地誦玫瑰經。

恩力神色自若，敬謹地接受院長的安慰，吻他的手。然後表示要獨自和院長談話，我們便暫時退出房外。他重新行了告解，求准明天領聖體。

「我跟好耶穌在一起」，他說：「可平安去世了。可愛的神父，假使你願意在明天彌撒後接受我的聖願，那我真是喜歡不過了」。

「是的，可愛的兒子，明天你和我們的願望都可美滿地實現」。

院長在病人床邊逗留了好一會兒，和他暢談神操的事，才辭別走了。

病人的母親和妹妹們開始裝飾在恩力的臥室隔鄰的家庭小堂。

翌日，院長來舉行彌撒；病人願意將自己的床朝向祭台。他半躺在床上，合叶祈禱，很焦灼地等候領受好耶穌進他的心。

領了聖體，彌撒完畢之後，院長開始宣讀發聖願的誓詞，恩力用清晰的聲調，一句一句的在眾人面前跟着唸出來，末了，把自己的名簽在一張聖願紙上。

雖然他的是手震抖的，但還能把自己的姓名清楚地寫出來。

「神父，現在我想站起來，再穿上我的聖衣，爲借它一同埋到坟墓去」。

「呵！我希望天主再給你健康，和一個悠長的生命。假使天主接納我們的祈禱，滿足我們的願望，你就再回到我們的修院去。假若天主的聖意不是這樣，你該當信託祂；祂將給你義人的賞報」。

「啊，神父，我不願再在這塵世生活了；我只願一心聽從天主的安排。『承行您的旨意！』這就是我的短經。我願死爲修士，所以願意起來穿聖衣！」

院長情不自禁地吊着淚，和恩力相抱。我們一齊助他穿上修道的聖衣。

他把足放到地上，但不能站得穩。我們如他所說，伴他到祭台去吻那聖母像，末後扶他回到床上。

院長告別的時候，應允明日再來看他。

可憐的病人已滿如所願了。整日由他的憂苦至極的母親和妹妹們伴着，熱誠祈禱，對越天主。

入夜後，他的病勢轉劇，熱度高漲，全身抽搐着；醫生們都宣告這青年快將死了。

母親被痛苦僵化了，高聲叫：

「是我殺害了他！是我殺害了他！」

妹妹們也在她們的房內悽慘地哭泣。

早上，院長來到，在病人的床緣逗留了很久，他已經昏聩了！

「嘉祿！媽媽！耶穌！」這是從病人口中不絕吐出來的話，他不回答別人的問話，也不認識在旁的人。到了下午，他不再說亂話了，睡得很熟。

在午夜前數分鐘，他還能呼號耶穌的聖名；口吻母親給他拿近的苦像；以後他合上了眼，呼吸由頻促而

微弱停息，像游絲般。他的頭靠在我的肩膀上，開始他永生的行程了。

忽然他長吸了一口氣，把頭重重壓在我的心胸上。

這是被負責而誤入歧途的靈魂所吸的最後一口氣。

★

★

★

恩力，你不在了！你母親和妹妹們的苦淚，嘉祿的祈禱，你的志向，你的聖願也不能把你挽留住。你升天了！

耶穌把你爲祂而保存的心取去了，只給我們留下你的坟墓。在那裡，我哀哭我的神昆，你的妹妹們哀哭自己的兄弟，你的母親哀哭自己的兒子。

我不能再看見你甜蜜的面容，死亡的幕把你遮住了。

耶穌——你靈魂的摯友，已把你刻着祂聖名的心，用自己的愛火燃燒着；你已快樂地跟祂在一起了！

你不要忘記你離開了的親友；若這塵世的災難把我們分開了，在上天我們要再團叙于天主的聖愛中。

疲倦於旅途上的青年，在天上再見吧！你的悲痛而寫成的歷史結束了，你用它給世人介紹了一個嚮導。

在你憂感的十字架前，年青而毅勇的靈魂要獲得力量，父母會學得聖愛的慷慨。

恩力，再見！天堂上再見！

（我的懺悔 終）

慈幼印書館出版

第一種

蘇冠明主編
青年叢書

們在這裡可以找着切身問題的關鍵，可以找着心理鍛鍊的方法。

這是一種藉着名人或模範青年的傳記，宗教生活，教育資料等記述，以指導青年進修的叢書。青年

多明我沙維賀傳

聖鮑斯高著
陳伯康 蘇冠明譯

▲甲種 ▼五角
▲乙種 ▼四角

本書記述一個愛聖體，愛聖母，愛宗教，愛師長的模範青年。

第四種

彌額爾馬高鱈傳

聖鮑斯高著
鄧青慈譯

第二種

這本書的主人翁，本來是一個頑童，後來受了聖鮑斯高的教育，一改而為聖德昭彰的青年。

我的懺悔

韋彌第著
鄧青慈譯

第三種

這是一個懺悔不得志的青年的自傳。他記述自己如何抱着一種超卓不凡的意志，但為慈母的自私所阻撓，結果失却了一切勇氣與活力，而致墮落途。情節動人，譯筆亦流利活潑，毫無枯澀之弊。

交友的知識

傅玉棠編著
▲每本港幣叁角▼

誰找着一位益友，無異獲得了一個寶藏；反之，不幸交了一位損友，便會貽累終生。交友的利害，是如此的重大，每個公教青年在跨進友誼的門限之前，都應該加考慮。什麼是益友？什麼是損友？這本「交友的知識」會替你來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四種

蘇冠明主編

青年叢書

第三種

我的懺悔

QUOMODO VOCATIONEM MEAM AMISI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每册實價港幣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C. M. VIGIETTI S.S.

中華區慈幼會司鐸

鄧青 慈

譯者 校訂者 殷士

發行者 慈幼印書館

印刷者 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 慈幼印書館

上海杭州路七四零號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87

405078



HK\$100

C-3